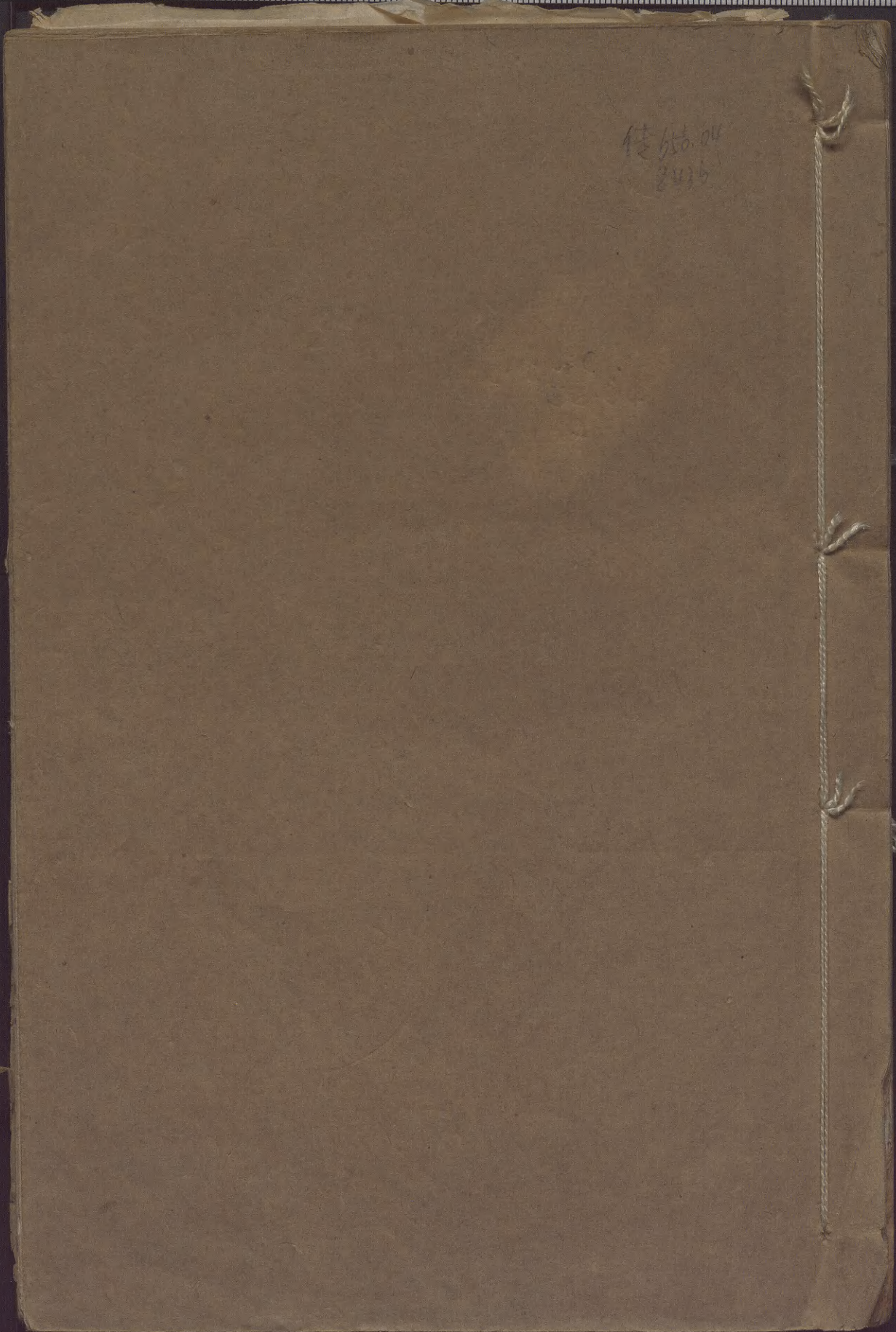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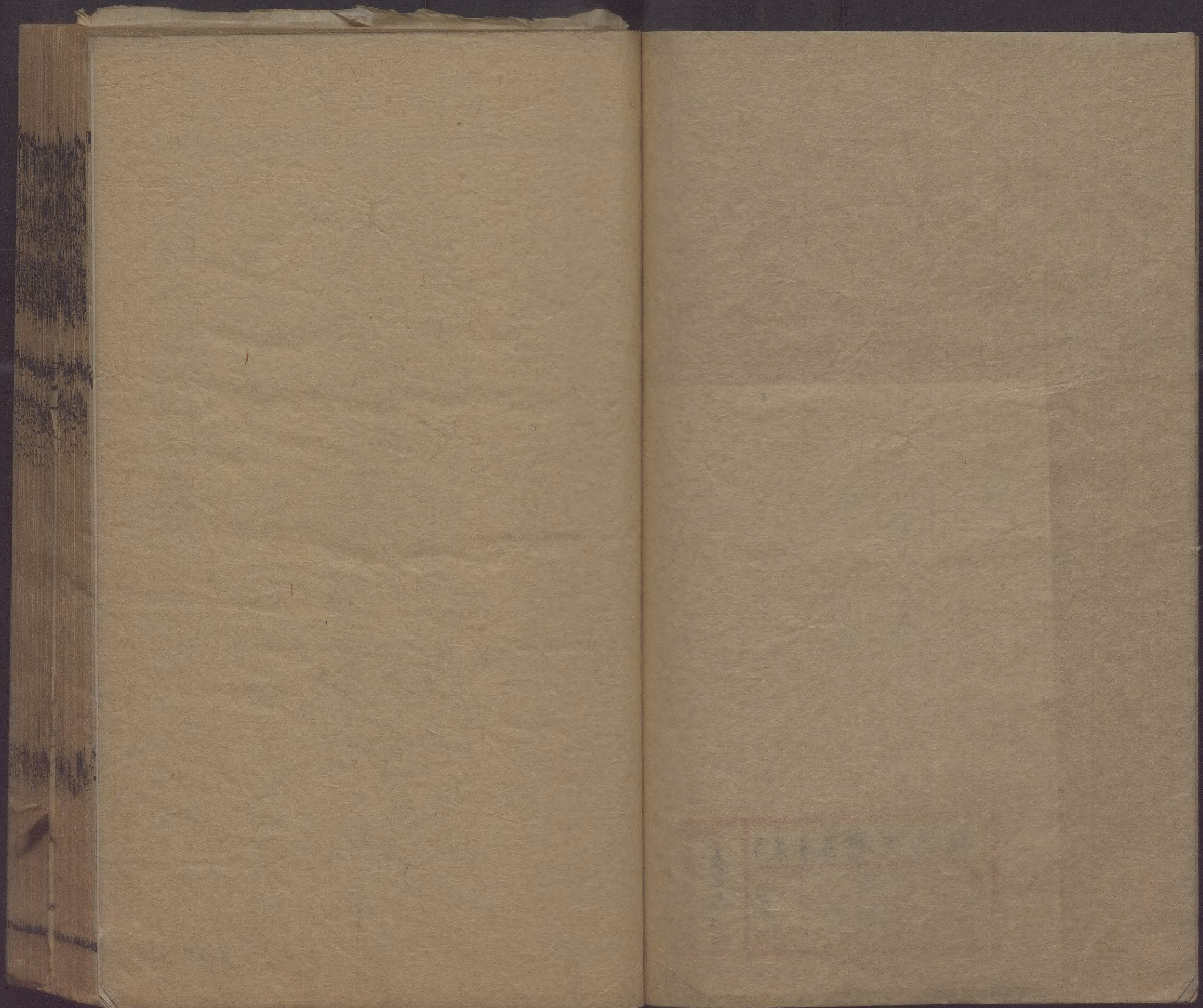
傳 55.04
24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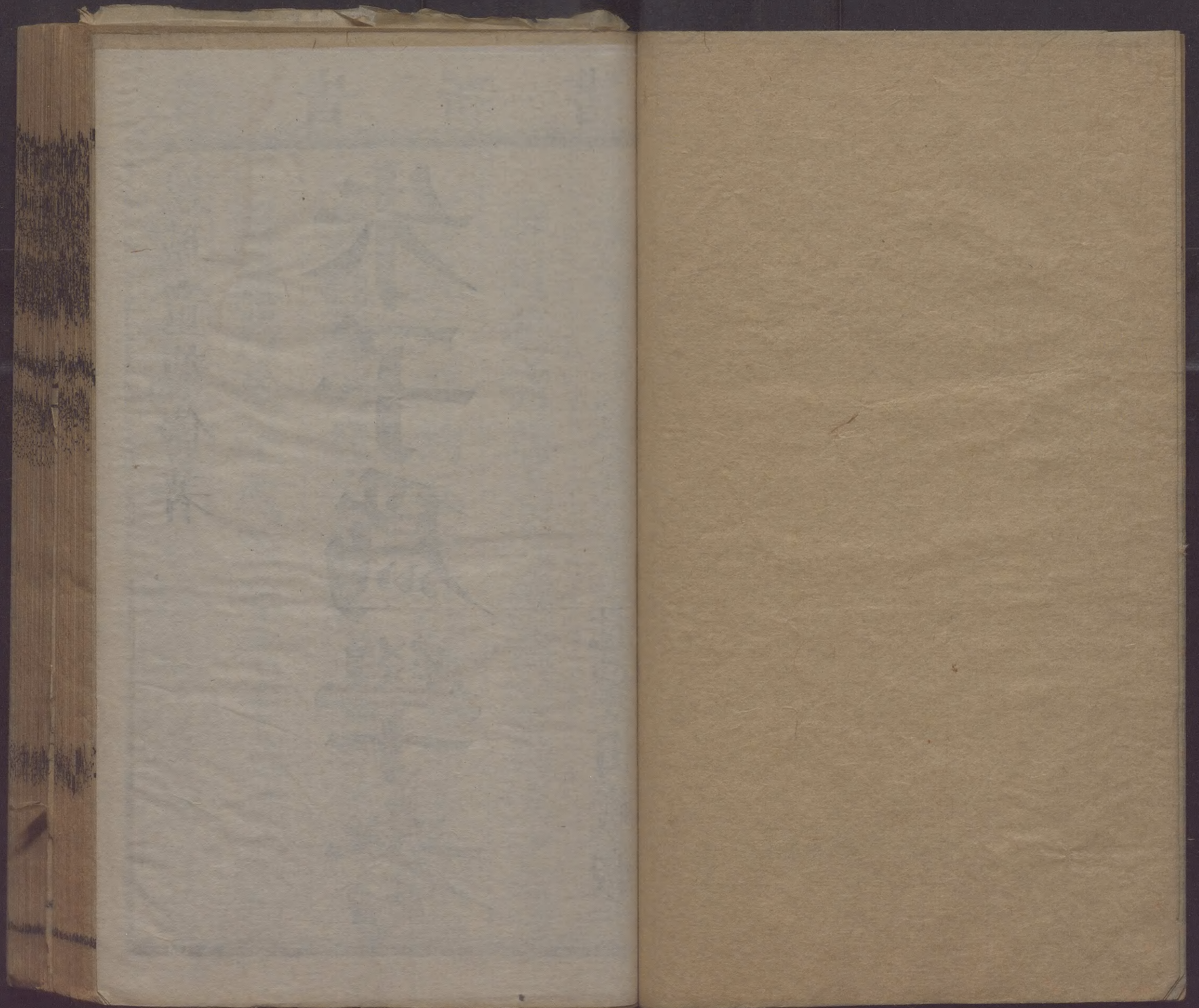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子朱子學次第攷
三卷
一
五七九





清 崑 新 書

連城童龍倚著

朱子爲學考

冠豸山藏版

子朱子之學博文約禮兩造其極而有以集諸儒之大成焉蓋前人之論具矣夫博約孔子之教也而朱子造其極然則後之學孔子者舍朱子其誰適焉朱子既歿學者奉爲準繩數百年至明之中葉始頗爲異說以亂

之朱子之道幾於晦蝕我

國家崇尚正學表章朱子以風示天下
士之生於是時咸知向往而不惑於
岐途以臻於一道同風之盛者豈偶
然也哉靈少受學於家庭先君子留
村府君卽授以章句集註及太極通
書西銘解義曰此朱子晚年定說也
於時蓋已聞其學有早中晚之異顧
未有以辨久之徧讀遺書所見異詞
輒爲標識其端徐而察之則其間所
與知舊門人講學之餘徃徃旁涉時
事因可按以年譜及史而得其歲月

先後確有據依然後本其平生手筆
參以門人記錄逐一剖晰窺見其說
之遠至數十年近或數年亦或數日
而一變者其爲淺深踈密異同之辨
雖曲折纖悉猶可得而見焉因名其
編曰朱子爲學次第考書成閱十餘
年頃爲同學抄錄頗及遠近顧念朱
子道學之精微非淺陋所窺而學者
將由朱子以達於孔氏則於其生平
議論本末先後與所爲淺深踈密異
同之辨固有不可以不考者焉爰自
識其卷端以質諸同志云

乾隆元年二月既望

後學連城童能靈謹識

凡例

一是編據朱子晚年定說以訂其早歲之異同其間剖晰處雖不遺餘力未嘗敢鑿空自出意見云
一朱子大學中庸章句皆序於淳熙己酉時朱子年六十歲其前一歲五十有九始貽書象山陸氏辨論無極太極而是歲始出西銘太極解以授學者蓋西銘已序於乾道壬辰太極已序於癸巳朱子行年四十三四一書實其生平定論之本然皆至辨無極之年始出以示人此所謂晚年之說也其學庸或問見於中庸序易學啓蒙成於五十七歲而論孟集註則自謂如經稱等不可

增減者皆晚年之說也其餘諸經悉見於本年之下
一朱子文集有關於議論本末先後次第者朱子間已自
註年月其餘與知舊門人講學之書多旁及一時之事
其係於國家者可考之於史係於一身者可證於年譜
今已悉見於本年而或有未盡見者朱子本書猶可按
也
一延平答問實爲朱子手輯其間自註年月甚詳無或遺
畧者正以自明其當年講說本末次第也今據朱子晚
年之說以訂其與延平異同處細加剖析寧詳毋畧者
蓋以其語存乎道要卽以見朱子晚說之爲至當不易
不可以授受之迹而失乎義理之精也

一朱子早晚異同之辨大要數端曰一貫忠恕曰未發已
發曰太極動靜曰仁曰心性曰體用曰理一分殊曰空
妙曰實理曰默識而存曰循序而進是也

一是書專考朱子爲學次第其間淺深踈密異同曲折纖
悉逐年逐月皆有可見卽後學用心實不出此一途雖
其爲朱子自悔處亦必曾經一番微細體驗方可見此
理之實也以此與陳氏通辨一書專爲朱陸異同之論
稍有别云

一是書之成已十餘年當時止剖析義理不暇作文字嘗

自覺傷繁前至黿峯書院呈趙中丞師亦嘗云爾顧年
來衰病兼有圖書易範律呂及諸經諸儒文字精力不
能遍及姑仍舊稿序而存之俟諸有道云爾

于朱子為學次第考卷之一

後學連城童能靈著

宋高宗建炎四年庚戌子朱子生

紹興四年甲寅五歲

始入小學

朱子父芾齋先生與內弟程復亨書云媳

婦生男名五二

以行

今五歲上學矣

年譜

乙卯六歲

朱子曰某五六歲時心便煩惱個天體不知是何物上
面是如何

年譜繫此於四歲今據
語類朱子自言者近是

丁巳八歲

通孝經大義署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間從群兒
嬉遊獨以沙列八卦端坐默識年譜

巳未十歲

自知力學聞長者言輒不忘嘗讀孟子至聖人與我同
類者喜不可言以為聖人亦易做年譜

庚申十一歲

受學於家庭年譜

癸亥十四歲

帝齋卒奉遺命受學於籍溪胡原仲憲白水劉致中勉
之屏山劉彥中子翬三人之門初帝齋疾革以家事

屬劉彥脩子羽而訣于三人者且顧謂朱子曰三人學

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从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聽

韋齋沒子羽為築室於里第之旁朱子奉母夫人祝遷

居焉乃稟學於三人之門白水妻以女而二劉尋沒事

籍溪為最久云年譜

甲子十五歲

朱子曰某十五歲時見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一段呂與
叔大臨解得痛快讀之未嘗不悚然警勵奮發語錄

乙丑十六歲

始從劉病翁所叩僧談禪語類詳見
癸未歲

清瀾陳氏學部通辯曰病翁即劉屏山朱子少嘗師事之其禪學亦從病翁來

能靈謹按朱子生平論禪學較之二程張子尤悉且透蓋以其好之蚤而又久且篤焉能深知其底蘊也後世或疑諸大儒未嘗親究禪理之妙誤矣

丙寅十七歲

朱子曰某十六七歲時喫了多少辛苦讀書語錄

丁卯十八歲

舉建州鄉貢 考官蔡光烈茲謂人曰吾取中一後生三策皆欲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年譜

戊辰十九歲

登王佐榜進士年譜

己巳二十歲

朱子曰某從十七八歲時讀孟子至二十歲只逐句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後方知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又曰自十五六至二十歲前得上蔡語錄讀之初用朱筆畫出合處再看用粉筆三看用黑筆數過之後全與原看時不同矣又曰二十歲前已看得書大意如此語錄

庚午二十一歲

春如婺源展墓時鄉會酒酣坐客以次歌詠朱子獨歌

離騷一章音吐洪暢坐客竦然

年譜

能靈謹按朱子於離騷晚年猶喜誦之且爲之註

而序之矣顧又嘗竊考離騷首段屈子自敘之語亦似有開宗明義一章之遺意蓋與朱子蚤題孝經之旨有會焉然則朱子生平事親事君立身之梗概已卽此而可想見矣

辛未二十二歲

銓試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

年譜

癸酉二十四歲

夏將赴同安任特往受學於延平李先生

洞之門狀行

朱子曰某初師屏山籍溪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又曰初見延平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下道亦無他元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某後來方曉得他說又曰李先生只教看聖賢言語俱語錄末段詳後癸未歲能靈謹按朱子初好禪學至此延平始教以從日用間做工夫又教以只看聖賢之書則其學亦一變矣然有不能盡變者如後此數年答人書馳心空妙之悔是也

秋至同安任蒞職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
苟利於民雖勞無憚更名其燕坐之堂曰高士軒揭簿
所當為於楮間職兼學事選邑秀民克子弟員訪求名
士為學職使諸生相與漸磨學殿齋舍加整輯焉年譜

乙亥二十六歲

在同安任建經史閣貯書以便學者定釋奠禮立故相

蘓公頌祠於學宮年譜

能靈謹按是時朱子方好禪學而在官所行皆聖

賢事業也然年才二十有六耳

丙子二十七歲

七月秩滿代者不至冬奉檄走旁郡因併載老幼送之

東歸年譜文集

朱子曰同安薄滿到泉州候批書客邸借得孟子一册

子細讀方尋得本意語錄

丁丑二十八歲

春返同安候代不至假陳氏館居焉數月友生之嗜學
者相往還知學之有師爭尊慕之因作畏壘菴記以畀

陳氏年譜

能靈謹按畏壘之名本莊子庚桑子偏得老聃之
術以居畏壘之山者也今考朱子記中雖云菴名

出於客意且云庚桑子蓋莊周列禦寇所謂有道者予之學不足以知之則亦已不欲以之自居矣然此時竟用而不改者以其出於蚤年也朱子早年既嘗扣僧談禪而晚歲又嘗訂參同契註陰符經學者或以爲疑不知朱子蚤年之學其說未定故其見於文字間者不能一律朱子蓋已自謂馳心空妙之域而悔之屢矣至於參同陰符雖不免雜學之書然其所言者特陰陽五行之說其中實有理致焉卽亦物理之一端也朱子晚年僞學禁嚴時當自晦然亦必其不在實理之外者姑取以玩焉正與其蔡季通討論琴律一例蓋所謂游於藝之候也學者其可不深察哉

六月延平李先生答書曰承喻涵養用力處足見近來好學之篤也但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卽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涵養用力處也於涵養處着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此存養終不已物也更望勉之

延平答問

能靈謹按此見朱子蚤年用力涵養之學也

十月代者卒不至以四考滿罷歸士民懷思惠教爲立祠於學宮既還建州築室武夷山中四方遊學之士從

者甚衆

年譜

能靈

謹按觀此及畏壘菴記則是歲蓋朱子朋來

之始也然朱子則方親師求友益勤不懈云

戊寅二十九歲

正月見李先生於延平

年譜

能靈

謹按年譜於此條之下載李先生云為學之

要在窮理致知及身實踐而以居敬為主又按語

類云李先生當時論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為說敬

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着模處竊謂語類乃親

承朱子之說而記之者年譜則搜輯於沒後而為

之自當以語類為正即今以延平答問及朱子所

作李先生行狀考之則所謂論學許多意思皆可

見而說敬字誠未有分明處也然此三言實程子

教人門戶朱子中年以後則奉之以終身矣誠萬

世學者之準繩也

歸自延平復上書於李先生問一貫忠恕之說曰夫子

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已而言之則謂之忠自

其及物而言之則謂之恕莫非大道之全體雖變化萬

殊於事為之末而其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

延平答問

又與范直閣書曰胡丈書中復主前日一貫之說甚力

但云若理會得向上一着則無有內外上下遠近邊際廓然四通八達矣竊謂此語深符鄙意蓋既無有內外邊際則何徃而非一貫哉

能靈

謹按前上延平先生之說據朱子目編延平

答問載在此年冬十一月之前則當卽徃見延平之後既歸而復書問之也此與范直閣書亦不知其與問延平之說日月孰爲先後但此書後幅云某頃至延平見李愿中丈問以一貫之說云云則正是此年春徃見延平事也文集與范書一連凡四篇皆論一貫忠恕之旨而四篇詞意次第相承其爲一時之筆無疑其最後一書復云去歲在同安獨居幾閱歲看論語近十篇則又正是上年丁丑假館於陳時事也又據語類門人問先生與范直閣書朱子曰此是三十歲以前書大概也是然說得不似而今看得又較別此尤可見此書卽爲此年之說矣今謹竝列於此

又按一貫忠恕之說語類朱子以此爲論語第一章此蓋朱子生平所爲辨之最蚤而論之亦最詳者也然其說晚而益精尤莫精於集註云集註曰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

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又曰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圈外註程子曰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如此則忠恕固宜有體用本末之分矣今觀其與延平先生書但曰自其盡已而言自其及物而言但因已與物爲差而不以體用本末爲忠恕之別也夫體者用之全用者體之分也故其當曰曲當其得曰各得而其殊曰萬殊也恕則用之殊而萬者乃偏主于一事不得與忠字並列均曰大道之全體也夫理有全有偏有全之偏有偏之全固不可以一概論也非全無以見理之一非偏無以見分之殊分之所殊也於其偏者也偏屬一事而不相假借此理之所以有定分也亦即理之所以實而無妄也今日處也皆全則是無偏而非全矣分之定者何由而辨乎將并體之實者何由而憑乎定分之莫辨實體之莫憑此空妙之論所爲瀾翻疊出而事障理障之談皆自此而起也據後此數年朱子荅汪尚書書猶自謂其馳心空妙之域者十有餘年則其在此時也固宜不免落空矣嘗試因而論之所謂理有偏全者

蓋理不孤立不單行也嘗一事之中而衆理畢具焉如父子之親別於君臣之義也而父之親子則必愛而勞之是仁中固有義矣推之於禮與智亦仁中所必具焉是則偏之全也天地之生萬物禽獸艸木各得一偏而一物之中各具頭尾各有消息是卽偏之全也然禽獸艸木各有定體而不相易焉是歸于偏矣父之勞子雖曰仁中有義而仁中之義固非義中之義也是偏于仁而已矣何謂全之偏如未發之中所謂天下之大本者宜莫全於此也然以之對乎已發而言則但屬陰之靜而已是全而亦偏矣故朱子論太極嘗通舉性情而言曰太極者性情之妙未發已發之理也又曰太極無方所無地位可頓放動時屬陽靜時又只是陰此所以明乎太極之理乃合未發已發而言之其未發之時已發之時一時之頃一事之中皆非全體而誠無方所地位可以頓放也必如孔子之繫易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者合陰陽而言之是則太極之全體也斯爲全之全乎總之止一理耳未發而全者已發之偏而可以見全焉所謂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惟其全也故曰太極惟其偏中之

全也故曰各一大極但細玩註中萬字殊字則體用偏全皆有定理矣而豈曰一之所貫莫非大道之全體乎語類朱子自言曰此是三十歲以前書不似而今看得又較別是不可以不辨矣
又按朱子嘗有答黃商伯書論章句或問者正言理有偏全處可証此與延平先生書所謂莫非全體之說未爲至當也其書在章句或問已成之後因問雨及此蓋晚年定論也

附答黃商伯書論章句或問曰論萬物之一源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也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幸更詳之自當無可疑也

文集

又按程子論仁有所謂專言偏言之異者尤可見理之分殊處自屬偏也但朱子之答黃商伯可見天地生物之恕不得謂莫非全體處而程子之論仁可見人心及物之恕不得謂莫非全體也
又按一貫之說集註云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則所謂一貫者實以一而貫萬也而內外之相貫自不待言矣此與范真閣書但云無有內外邊際則比於集註其說已踈矣此亦語類所謂

不似而今看得又較別者也近日稼書陸氏讀朱
隨筆欲據此與范直闢書以證合集註之說能無
失之毫釐者乎

又按朱子集註之精審愚嘗遍考朱子晚年之說
而詳辨之見于舊著理學疑問中矣今復述之于
此雖其詞過繁顧于其中曲折纖悉頗覺分明云
爾

謹按一貫章集註曰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
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
之所以萬殊也此其以一爲體而萬爲用蓋劃然
分明有不待辨者矣雖然體則約於一也用乃侈
而萬也初不知其用之萬者爲將自此一者而分
之耶爲復不必分而但卽此一者之變而有萬耶
此自昔諸儒之論所爲紛々而未定也前明虛齋
蔡氏蒙引曰在心只一理在外面方有萬理此似
亦集註渾然一理而用各不同之說然集註初不
劃然以萬理屬之外也今旣以萬理屬之外則其
所謂在心者誠只有一而無萬矣夫在心之云乃
對乎用之發外者言之自當屬未發之體也雖未
發已發一理流行集註但以至誠無息言之本無

分界然當其泛應而曲當之時自是已發之後矣
 其所謂一理者至此已散而為萬矣惟其未發之
 先寂然不動則外無所感中無所應而在心之理
 乃渾然未之分焉寂然未之變焉於是考一理之
 實者必於此而致其詳焉中庸之論大本達道也
 必截然分未發已發以為之界者此也今欲觀此
 章所謂一理者亦即當於未發之前觀其體之實
 矣昔程朱之論未發也以為有思慮即是發夫在
 心未發之時思慮未起渾然寂然即其為一理者
 且莫得見焉何從窺其中之有萬理耶無惑乎蔡
 氏以在心為只一理也在心只一理則在外之萬
 理必自此在心之一理而分矣朱子亦謂恕是分
 破出來底是也然謂一理而分則此一理之體必
 實見其有可分者不見可分之實則此一理也混
 混融融渺無面目當此之時思慮未起渾然寂然
 雖曰如止水明鑑而此水鑑之體將毋有見於心
 而無見於理乎此之不可不察也近世呂氏又為
 之說曰忠是盡處一恕是推處一果爾則是恕亦
 不得謂之萬也即集註所謂萬殊者特此一理之
 變而萬也程子謂隨時變易以從道朱子亦謂中

無定體隨時而在則以萬爲一之變亦未始非也然以一變而萬則此一理也又不特有其可變必實有其當變者焉當變而變故雖變而適得乎當然之分程子所謂權只是經也不見其當變而但以爲可變則恐誤認此一理也初無不易之定分而僅如水之無定質焉流而爲川止而爲湖隨其地勢之方圓曲折而就之又何以見仕止久速之各當者雖復隨時變易而適得乎不偏不易之中哉且夫循變之說而不已則如方變而爲圓左變而爲右但因變而爲分之殊也初不以分之殊而有變也雖以一變而萬而萬亦只是一也忠固一也恕亦一也雖謂忠卽恕之動者變而靜焉特爲萬變中之一亦無不可也又何必獨以其一本者屬之體而以其萬殊者屬之用哉此又不可不察也夫自昔諸儒之論一本萬殊者皆不出乎分與變之說矣特分而不察其所以分變而不察其所以變則未分之體幾無以自別於空寂而萬變之用實徒自眩爲靈幻彼夫道體之確然爲一本爲萬殊皆有當然之實而非思慮作爲之所及者何從而見之哉愚蓋深病焉竊嘗考程子之書及朱

子晚年諸說矣程子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
又曰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蓋言已應之理卽
其未應時之所具而未應時所具則卽其萬象之
森然於冲漠無朕中者也此冲漠無朕者卽其萬
殊之所以一本而未發之體也此是程子精要之
言朱子採入近思錄者夫能有誤哉迨朱子晚年
答陳器之書亦謂性以太極渾然之體其中涵具
萬理又謂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此亦卽程子
萬象森然之說而無異義也其答徐彥章書又謂
未發之前萬理皆具於靜中已發之後所具之理
乃行於動中此又與程子萬象森然已具而未應
不是先已應不是後之語如出一口其語意尤覺
分明也夫未發之前冲漠無朕者非卽泛應之本
而渾然一理之在心者哉然萬象之森然者已具
是矣是則其所以一理而可分萬殊之實也所以
一可變而萬而當變之理卽已具於萬象之森然
者也何以明之凡理之變皆起於不得而執一也
惟其一理之中已具萬分各各不同則此之一理
異乎彼之一理故不得執一而有變焉變不因乎
本然之理以應事也而但聽事之不同而生變亦

難免於義外之學矣且夫理之與事也理在先乎
事在先乎朱子曰未有此事先有此事之理則是
理固在先也其所以處事之理雖萬變不同亦但
卽以其事之理而處之若理原無當變者卽其事
已先無此萬變矣不此之察而漫言分與變者夫
豈有是處而亦何往而不遇其窮哉或曰雖然萬
象已具於冲漠之中又何得云一理耶曰程子固
嘗曰理一而分殊謂之分者正謂卽此一理之中
各別其分也非謂各出一理各自分派而爲萬分
也如卽此一處有方維上下之異位卽此一物有
表裏首尾之殊致是也愚亦嘗曰天地之間惟其
無一則已有一則必具二焉而二中之一又應各
各具二則十百千萬皆已在一中而具之矣周易
三百八十四爻皆已具於六十四卦之中六十四
卦已具於八卦之中八卦已具於四象之中而四
象之未生也已在兩儀中具矣兩儀之未判也已
在太極中具矣雖太極爲理儀象爲氣理中固不
雜乎氣也然而太極之理固卽儀象卦爻之所從
出者也朱子易學啓蒙曰兩儀之未分也渾然太
極而兩儀四象六十四卦之理已燦然於其中又

曰由四而八而六十四以至於百千萬億之無窮其已定之形已成之勢皆具於渾然之中不容毫髮思慮作爲於其間也今且卽以兩儀之有象者觀之彼其一竒畫而爲陽儀也固未嘗分之而爲偶也然而旣有一竒畫則必有一畫之首尾焉一首一尾而偶者已具矣至於首尾之中又應各有其首尾則迭分迭密而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皆已無所不具矣此固不待分之而後具也卽此一竒畫之體已無所不具也朱子又答黃直卿書曰一卦一爻各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之處又卽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然則太極之一理而具萬分也又何疑哉或曰此猶合理數而言之也今專卽理以求之何如曰理則仁義禮智是已然以仁言義已具矣以仁義言禮智已具矣如乾具四德而坤亦具四德是也朱子小學題詞曰仁義禮智人性之綱玩一綱字則知其中固有萬分之目在矣今卽以四者之綱之發用者言之如父子之親固主於仁而別於君臣之義者也然而仁之中自有其定分焉自有其節文焉自有其分別焉是義禮與智已在一仁中具矣推之於君臣之義復

然也天下無不仁之義亦無無禮無智之義以不
仁卽不義而無禮無智卽爲無義也是一義之中
而仁禮與智又已具矣推之於禮與智復然也是
則四者爲綱而其中有各具之仁義禮智如此也
此雖亦似乎忠恕莫非全體之說然而各有所主
則仁中之義自分屬仁義中之仁自分屬義各隨
其所主之仁義而分而統之固爲各具之一太極
而非統體之太極也然而統體之太極其無所不
具也從可知矣中庸之論至聖也五德皆備於時
出之先而智之一德則卽其未出而有別者也然
而曰文曰理曰密曰察其詳悉者已如此矣是則
五德之統備者可知矣仲尼之無不持載無不覆
幬也卽其大德之中而小德已具足也不然持者
持何物載者載何事夫豈空無所有而漫以天地
譬之耶凡此皆可見一理中已具萬分之實也或
曰雖然朱子謂一卦一爻便有陰陽五行許多道
理則是所謂分之殊者誠有萬不同矣顧此有萬
不同者皆具於統體一太極之中各各分明能無
龐雜破碎而傷其渾然之體耶曰不然五官百體
以至八萬四千毛孔皆具於一身之中未嘗不渾

然一身也初不見其龐雜破碎也蓋一身本是一氣而一氣之中自有陰陽五行表裏上下之別則則清陽在上而爲首濁陰在下而爲足五官爲表五臟爲裏細推之雖百骸畢備不過以完其一氣之全體也若不本於一氣而身外之物一毫或雜焉則如竹木之刺人雖小莫容矣何者爲其不是一氣而有以間吾渾然之體也嘗覽方書於一眼之中必分五臟論治此亦似各成一體者然而在人身固渾然一物也東坡嘗有言曰牽一髮而頭爲之痛拔一毛而身爲之動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此其立說本意雖與吾之所指不同然正不妨借觀以見一毛一髮之皆渾然一體也且令一身之內毛髮或有不具之處不得爲一身之全體矣朱子又嘗謂合漆起來便成全體者正謂是也或曰程子有言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苟嘗有孝弟來據此則一理之中宜只有仁義禮智四者之大綱耳大綱有四自可以應萬變而不窮至於應變之中則自各見其爲仁中之仁仁中之義義中之義義中之仁要之不外此四者之大綱也今謂四者中又各具仁義禮智如仁中之義義中之

仁皆已具於渾然一理之中此恐未盡然也曰據
子之說四者而外所以應萬變而不窮者爲將自
此四者而分之耶爲復不必分而但卽此四者之
變耶此非卽向所謂分而不察其可分變而不見
其當變之失也哉且程子之言朱子門人亦嘗及
之矣門人問曰先生以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
爲八又細分將去而程子謂性中只有仁義禮智
只分到四便住何也曰周先生亦只分到五行住
若要細分則如易樣分此可見四者之中當有各
具之仁義禮智矣又嘗於答胡廣仲書中引程子
此言而釋之曰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
也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道
也然則所謂曷嘗有孝弟者特在性中無孝弟之
名無孝弟之事耳豈謂無孝弟之理耶今若以一
分爲二之說而細分之則孝弟雖統屬一仁而孝
則仁之仁也弟則仁之義也如孟子亦以事親從
兄分仁義是也然孟子又嘗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性中曷嘗有萬物顧不可謂無萬物之理也既有
萬物之理則知四者之中必各具四者然後足以
該萬物之數也故集註曰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

物細微其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君臣父子
之理性中之大者故中庸曰率性之謂道即謂率
性之仁則爲父子之道率性之義則爲君臣之道
仁之仁爲孝率仁之義爲弟而率之之云初非
人而率之也朱子曰率循也又嘗以隨字代率
字明隨其性之所具則自有此道也且非獨此
而已中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敬非屬義者
乎然以五常而分配五倫則敬兄之敬乃長幼之
序自當屬禮也此其所以別於君臣主敬之大義
者也然則庸敬在兄者禮中之禮也斯須之敬在
鄉人者又以義裁之而爲禮中之義也方其酌鄉
人時即率此禮中之義以行於斯須之間故其斯
須之敬亦爲出於一定之分而非私智之所安排
也今謂性中只有四者之大綱而無各具之細目
則是應變之處仍不免於私智之所爲耳又況生
知安行之聖人其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者即安排
擬議有所不及也哉大抵自其統體而觀之則四
者不具固不得成其爲一理也而既有四者之大
綱則又必有各具於四者中之細目無各具於四
者中之細目亦不得成其四者之綱也如此則一

理之中已具萬分者已較然矣然此四者中所各
具之細目既已有萬不同而卒不病其龐雜破碎
者何哉蓋以有萬不同之分正各有所統而僅以
成其四者之綱也四者之綱僅以成其統體之一
理也周子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此也而
又何患於龐雜破碎而傷其渾然之體哉且子之
所疑龐雜破碎者以其各各不同耳愚又譬之一
身焉正惟百體之具俯仰向背各各不同乃得相
互相成而互為一體也若使耳目手足形體皆同
或耳目手足之體各具耳目手足而與統體之一
身同則反當各自成一身而不得相為一體矣此
可見萬殊之分乃所以成其為一理之妙而萬分
之各各不同者皆一理之所應有也惟一理之中
應有萬分則一身之中應具百體而閱萬人之身
如出於一體焉則知一理之具萬分者為此理不
易之體矣又何疑其不渾然也哉無已請更以孟
子決之孟子既稱萬物皆備於我矣然又嘗言四
端而不及五常之信豈謂四端之中果無信乎分
明有一信而不為之區分則性在四端之中渾然
而無迹也而一理之具萬分者其渾然無迹亦若

是則已矣朱子嘗謂中間自有間架條理又謂非有墻壁遮攔爲界至者蓋反覆言之以明此一理之體本具萬分而無迹也要而論之此一理也橫言之則以大統小而爲體焉如楊子太元以方州部家相統是也豎言之則以踈統密而爲用焉如邵子經世以元會運世相統是也夫一理之未發者卽橫言之而爲體者也萬殊之已發者卽豎言之而爲用者也而苟非體之無不具也又何以用而無不周耶是亦可知一理具萬分之實而萬分皆一理之所分見矣然則一又何爲而不貫乎萬也哉嗚呼自有集註以來此義理沒者已數百年矣愚顧安能已於辨也夫

附錄朱子答陳器之問玉山講義書曰性是大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涵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間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儻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七分明白故外邊所遇隨感

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燦然有條若此文集

能靈

謹按玉山講義出于甲寅歲是時朱子年六十有五而此書則因問講義而答之者正其晚年

親筆宜為定論也開首便云性是太極渾然之體其中涵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蓋曰綱領則知固有條目在矣曰大者則知固有小者在矣此其所以為涵具萬理也或云綱領在內而統乎萬理之在外者則何以云其中涵具萬理也况曰其中自有條理間架則是萬理之具亦非拉雜堆積在一處也以綱領之說推之蓋大畧如愚所謂方州部家之相統是也

附錄朱子答劉彊仲問目曰仁義禮智四者固性之綱維然其中無所無不包更詳味之文集 此書中間說及或問則或問已作之後矣

附錄朱子答徐彥章書曰未發之前萬理皆具然乃虛中之實靜中之動渾然未有形影着模故謂之中及其已發然後所具之實理乃行乎動者之中耳文集能靈 謹按萬理皆具於未發之前即所謂謂之

朱子為學考 卷一
中者則一理之具萬分明矣又按朱子四十以後始分未發已發而此書已分得鑿々固其晚年定論也

附錄朱子答黃直卿書曰所喻太極散為萬物而萬物各具太極見得道不可須臾離之意而與一貫之旨川上之嘆萬物皆備之說相合大概得之但周子之意若只如此則當時只說此一句足矣何用更說許多陰陽五行及通書一部種々諸說耶蓋既曰各具太極則此處便又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須要隨處盡得如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為六十四卦三百

八十四爻而一卦一爻莫不各具一太極其各具一

太極處又便有許多道理須要隨處盡得皆不但為

塊然自守之計而已也

文集

能靈

謹按一卦一爻各具一太極便有陰陽五行

許多道理則統體之太極固涵具萬理矣故曰與

一貫之旨萬物皆備之說相合也

又按一貫章語類皆只說一理之貫萬理處多而

言一理之具萬分處少正與集註合蓋此章本旨

原重在一理故也然亦有推原到一理之具萬分

處今附錄一條最明白者於此使讀語類者得以

通考而明辨之焉

附錄語類備錄一條曰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蓋他心裏盡包這萬理所以散出於萬事萬物無不各得其理

能靈

謹按語類諸條異同愚另有辨說此不盡載又按一理之具萬分者若以爲畫定界至如鐵板鑄成塊然一物卽非道無方體之妙而亦不得謂之渾然矣大抵一中有四而四各具四以至於萬雖分明各有定分而萬只合於四四合於二二合於一也要之禮智已只是仁義中之仁義矣然豈

可謂但有仁義而無禮智乎又豈可謂仁義之外別出一禮智乎是則雖有四者而渾然一理可見矣卽推之雖有萬分而渾然一理可覓矣只爲此處不分明遂以泛應曲當者爲一理之所變化而認得此理極靈極妙便覺與心無別而人於空妙矣蓋理本在心理感而心卽動心靜而理亦藏初非有兩時兩處也幾何不卽以心爲理耶朱子初說正不免此如是歲所作存齋記可考也嗚呼不有朱子晚年之書吾焉從而見此理之實哉

是歲爲同安許順之作存齋記曰人之所以任天地之

中而爲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爲體不可以見
聞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
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亦將何所用其
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則存之之道
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熟心之爲體必將瞭然有見
乎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

清瀾陳氏學部通辨曰朱子初年之學亦只說一個
心專說求心見心全與禪陸合

能靈
謹按朱子早晚之分只在心與理之辨而語
類朱子自謂初見延平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

學禪延平教以道無元妙只在日用間做工夫處
便自見得今存齋記獨舉心而言曰日用之間無
適而非是也此其與延平之所謂日用者果同乎
又曰心之爲體瞭然有見云云則分明以心爲理
矣

又按語類延平謂朱子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
前事却理會不下則其所謂道理者原與事不相
涉應即指心之靈妙者泛謂之道理也故曰說得
無限道理又曰也曾去學禪此處道理二字恐只
當話頭二字看也今謹於癸未歲條下備錄語類

全文以便考云

冬十一月以養親丐祠十二月差監潭州南嶽廟年譜

巳卯三十歲

三月作謝上蔡先生語錄序朱子所較定也 八月召

赴行在辭十一月省劄促行辭俱年譜

庚辰三十一歲

夏五月延平答書曰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元晦偶有心恙不可思索更於此一句內求之靜坐看如何徃徃不能無補

延平也 答問

能

謹按此延平先生所得於羅先生而以授朱

子之要言也但未發時本靜而未動之時愚於論
今此一貫處已詳言之至於太極動而生陽便當屬之
已發矣顧延平先生他日答書乃謂太極動而生
陽難以已發言之則其所謂未發者似不專屬之
靜時也又參下一書引呂與叔無形聲之說則但
無形與聲雖一動一靜而點然流行者皆當以為
未發也此恐即中和舊說序未嘗發之旨而朱子
自謂與延平之意不遠者乎若朱子晚年之說則

今章句或問可據而向所附錄答徐彥章一書尤
為明晰也

七月延平答書曰所云因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
勿助長數句偶見全在日用間非著意非不著意處才
有毫髮私意便沒交涉此意亦好但未知用處何如須
喫緊理會這裏始得某曩時傳得呂與叔中庸解甚詳
今此本忘之已久但尚記得一段云謂之有物則不得
於言謂之無物則必有事焉不得於言者視之不見聽
之不聞無形聲接於耳目而可以近也必有事焉者莫
見乎隱莫顯乎微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學者見乎此則

庶乎能擇乎中庸而執之隱微之間不可求之於耳目
不可道之於言語然有所謂昭昭而不可欺感之不能
應者正惟虚心以求之則庶乎見之又據孟子說必有
事焉至於助長不耘之意皆似是言道體處來論乃體
認出來學者正要如此但未知用時如何昭合渾然體
用無間乃是不然非著意非不著意冥冥濔濔疑未然

也
延平
答問

能靈

謹按此書所述呂與叔之言厥後朱子於中
庸或問嘗痛駁之然此時則延平先生方以授朱
子也中引孟子必有事焉一段考明道程子嘗以

此爲與鳶飛魚躍同意雖是斷章取義然却正在上下昭著處亦人活潑潑地也朱子於此乃以爲在非着意非不着意處延平先生述呂與叔之言又以爲在無形聲可接而不可求之於耳目不可道之於言語處便覺得杳冥恍惚殊與程子之意不相合也朱子旣存其說於答問而仍痛駁之於中庸者一則不沒早年講學之實一則恐人終惑於其說也願學者深察之

又按此書以必有事焉爲言道體處而其所謂有事者則指不見不聞無形聲之可接不可求之於耳目不可道之於言語獨有所謂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焉此便是延平先生下歲答書所謂太極動而生陽難以已發言之之意也夫動而生陽當是已發矣但延平之意以爲太極之動本無形聲可接卽如此書感而能應處雖是已動而不可求之於耳目不可道之於言語便是不可作已發看也大抵延平論未發已發在有形聲可接與無形聲可接處不在動靜上分界也須將延平前後諸書細考之自見其後朱子中和舊說遂謂人生皆是已發而但於已發中時時有未發者存

焉蓋實胚胎於此書而展轉以求之之過也朱子
於壬辰歲作中和舊說序固已自明其誤而自謂
其與延平之意不遠矣嗚乎李朱當日授受及此
可謂入微然正不能無誤若此後之學者其可不
悉心以辨之歟

又按中庸指定喜怒哀樂而分已發未發以爲界
不惟已發者分明可見卽未發者亦只是此喜怒哀
哀樂之理也此何其着實明白而於一動一靜一
體一用之間又何其條理自然不廢安排也此書
所述呂與叔之言不惟說到不可求之耳目不可

道之言語處爲近於思路絕言語道斷之說卽
其所謂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亦復覺得
杳冥恍惚而使人用心於冥寂之境也嗚乎講學

之得失如此是豈易言歟

人心實實有其理故隨感而各應如朱子所謂

虛靈不昧以其衆理而應萬事者其言便字字着實今但曰昭昭曰不可欺曰能應便只似昭昭靈靈之說以其落空故也

附中庸或問曰經文所謂不睹不聞隱微之間者乃
欲使人戒惧乎此而不使人欲之私得以萌動於其
間耳非欲使人虛空其心反觀於此以求見夫所謂
中者而遂執之以爲應事之準則也呂氏旣失其指

而所引用不得於言必有事焉參前倚衡之語亦非
論孟本文之意至謂隱微之間有昭昭而不可欺感
之而能應者則固心之謂矣而又曰正惟虛心以求
則庶乎見之是又別以一心而求此一心見此一心
也豈不誤之甚哉

冬再見李先生於延平退寓舍傍西林院閱月而後去

年譜

辛巳三十二歲

二月以書問李先生曰太極動而生陽先生嘗曰此只
是理做已發看不得某疑既言動而生陽卽與復卦一

陽生而見天地之心何異竊恐動而生陽卽天地之喜
怒哀樂發處於此卽見天地之心二氣交感化生萬物
卽人物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卽見人物之心如此作
兩節看不知得否延平答書曰太極動而生陽至理之
源只是動靜闔闢至於終萬物始萬物亦只是此理一
貫也到得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時又就人物上推亦只
是此理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
推尋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又統同只是此理此理就
人身上推尋若不於未發已發處看卽何緣知之蓋就
天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於動而

生陽難以爲喜怒哀樂已發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作兩節看竊恐差了復卦見天地之心先儒以爲靜見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爲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陽之理然於復卦發出此一段示人又於初爻以顏子不遠復爲之此只是示人無間斷之意人與天地一也就此理上皆收攝來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皆是度內耳

延平答問

能靈

謹按延平先生此書當以前歲一書參之其

以動而生陽爲此只是理難以已發言之者先生固以理爲未發也其所謂未發者以前書考之則

卽指無形聲可接而不可求之於耳目言語處與今章句專以屬之於靜者不同也惟不專屬靜故雖動而生陽動靜闔闢終始萬物然但無形聲可接便謂難以已發言之在天地只是此理也其於程子論復卦見天地之心處亦謂天地之心非真有形聲之發只是理無間斷陽盡復來要人於此識得而常存此心焉如顏子之不遠復則自無間斷耳蓋不實指一陽之復爲天地之心只作假象以示人看乃正所以見天地之心未嘗發而可見也彼其平居教人看未發時氣象恐只是此意竊

謂若果如此則是已發者但在有形聲可見處而不可以論理矣但可於人身喜怒哀樂之已發未發上見此理之大本達道而不可以徑以此無形聲可接之理爲已發未發矣其後朱子遂欲單從未發上體認既以心認之則不能不發而益不可以見未發之體也遂至展轉之間以爲時時皆已發而特於已發之中則自有未發者存焉而已發未發乃至不分兩時矣旣不分兩時故遂又總統言之曰昔聞之師當於未發已發之機默識心契然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云云凡此諸說見於答

何叔京及張欽夫書中蓋皆原於此書以動靜皆爲未發也然實與朱子晚年中庸章句太極解義之說不同矣然則延平此書正不若朱子晚年之精而實不足據今性理大全中乃首載此書於太極圖下小註殊與朱子解義及其他說話俱不合蓋徒使學者茫然而莫知所從焉竊謂延平答問乃朱子自編者亦特以明其學之有自而不沒其實耳抑或朱子自註中和舊說所謂存之以見議論本末者焉而朱子生平雖得力於延平顧其於延平精約之語如以當理而無私心論仁之屬皆

已採入集註矣答問之編雖多微至之處要自有不合於程子及朱子晚年所見處朱子惟據實編次以不沒當年所聞次第耳非遂以此爲字字皆傳心之要也學者但奉朱子晚年之說爲據自可論定於千載云

又按朱子與延平先生授受之秘雖非後學所敢輕議然後之爲學者當以朱子爲宗則自有不得不辨者焉大抵朱子之得力於延平者在置禪說而讀聖賢之書因一理而窮分殊之實蓋已見於語類及趙氏答問書後矣至於延平先生生平涵

養之粹自得之深則又未始不隱然見於答問及語類文集中然其立說不若朱子晚年之精則毫釐之差卽有如朱子早年中和舊說之誤者其所係豈小哉世但以朱子師承之故不敢一置是非甚且必以延平之說爲準則終身所見不出朱子早年之學亦已自誤矣竊謂延平受學於豫章豫章又出於龜山然龜山之學已不能無議而見於朱子之說者屢矣噫人心天理之公萬世學術之辨聖賢又何嘗以一己之私義而闕其口耶試觀朱子通書後跋則知其卽周子之書所得之於延

平者已僅云一二矣何得遂以此等書為據哉

壬午三十三歲

春迎延平先生於建安遂與俱歸復寓西林數月

端明聖錫嘗稱朱子師事延平久而不懈每一去而復

來則所聞必益超絕

末三句朱子延平行狀中語

五月祠秩滿復請

以上俱年譜

六月延平答書曰來論以謂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

底一個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

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

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廣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

為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

得而與焉若如此恐有礙蓋天地所生物本源則一雖

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但人得其秀而最

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若以為此理

惟人獨得之即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

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是義以下數句莫不由此

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百行無徃而非仁也此說大概

是然細推之却似不曾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分殊龜

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之意蓋

全在知字上用着力也謝上蔡語錄云不仁便是死漢

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段若於此不下工夫令透徹即何緣見得本源毫髮之分殊哉若於此不了了即體用不能兼舉矣此正是本源體用兼舉處人道之立正在於此

延平答問

能靈

謹按此朱子論仁之始也論語集註曰仁者愛之理蓋愛情而仁性也性者未發之體而情者已發之用也性者生理而情則生理之發生意亦從可見也不可遽以生意當仁况可徑以生機而論理乎其曰心之德則又言理之得於心者亦即心之所得以為心也蓋理不離乎心而亦不雜乎

心之謂也集註定於晚年故一語之間而體用之別心理之分皆瞭然可見而仍不失為一物也今朱子於此既以仁為心之正理矣其下面推廣處又只是說得個生機是不離乎心而已雜乎心也然延平先生乃深許之而復引上蔡知覺了了之說此正朱子後來仁說中所譏以覺為仁之謬也不獨此也既以知覺為仁之體矣而即以從知上用着力者為仁之用則是本體工夫直為一物而體用亦俱在一時一處矣故其說曰本源體用兼舉也凡此皆異乎朱子晚年之說惟其論惟人獨

得之語則延平爲精耳然自是數年朱子論仁皆不脫知覺之意迨四十以後始變其說而益精焉及作集註乃獨有取於延平當理而無私心之一言亦可知延平之言朱子不能無所擇也明人困知記謂諸儒中延平爲無病近更有以橫渠延平南軒勝於程朱者亦不察矣

八月應詔上封事復予祠

八月後又書問延平先生曰某昨妄謂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先生不以爲然竊謂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與禽獸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但

氣有清濁故稟有偏正仁之爲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仁之爲仁而存之人與物不得不異故伊川夫子旣言理一分殊龜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先生以爲全在知字上用着力亦是此意也又詳伊川之語竊謂理一分殊此句言理之本然如此全在性分之內本體未發時看合而言之則莫非此理然其中無一物之不該便自有許多差別雖散殊錯揉不可名狀而纖毫之間同異畢顯所謂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二句乃是發用處該攝本體而言因此端緒而下工夫以推尋之處也蓋理一而分殊一句正如孟子所云必有事焉

之處而下文兩句卽其所以有事乎此之謂也大抵仁字正是天理流動之機以其包容和粹涵育融漾不可名貌故特謂之仁其中自然天理密察各有定體處便是義義固不能出乎仁之外仁亦不離乎義之內也然則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仁義前此乃以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爲義失之遠矣

延平答問

能靈

謹按前一書以仁爲人之所以異乎禽獸者

又謂義是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此書則以仁爲人物之所不得不同而義不出乎仁之外此固已承延平之說而推之益密矣但其間專以理之本

然者屬之未發而引孟子必有事焉之處以證之

程子嘗以必有事焉數句作道體看延平及朱子早年亦云爾專以下工夫處屬

之發用而曰卽其所以有事乎此之謂此則亦因延平前書之說而言之實與朱子晚年中庸章句不同也蓋如章句之說則未發已發皆爲理之本然而特分體用耳若論下工夫處則二者皆各有其所有事焉如云自戒懼而約之卽未發時致中工夫也自謹獨而精之卽發用時致和工夫也何嘗專以理之本然者屬之未發而以工夫屬之發用耶夫理之本然自有發用豈曰發則見於形迹

而但可屬之工夫耶惟此處剖判未定故自此以後數年之間或欲專向未發時下工夫或欲併執夫未發已發之機又或以爲未發者不專在夢寐之時如中和舊說紛紛之論皆是此處剖判不定故也又此書雖以理之本然爲未發而其所謂未發者亦是因延平前書之意而不專屬之寂然不動也但謂不出於人力工夫處便看作未發耳觀其下文曰仁是天理流動之機又曰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則是雖謂分殊卽在理一之中較之前書爲已密然其所謂理一而分殊者終是時時見其流動耳此卽中和舊說之意也試玩天理流動之機只下一機字便是以機爲理而與心無別矣此其所以未免有馳心空妙之悔如後來答汪尚書及薛士龍等書之言也大抵朱子誤處亦是學者最易誤處顧後之學者未入深微處又往往入而遂不得出焉是以不可不詳考而精辨之也

又按此書謂理一分殊句是言理之本然全在本體未發時看朱子卽於此句之下自註延平批語云須是兼本體已發未發時看令合內外爲可竊謂本體自當屬之未發而已發則屬用矣今延平

乃批云兼本體已發未發時看可知體用不分兩
時者延平之意也此中和舊說之所由失歟况所
謂合內外爲可者亦只是要將發用應事之在外
處俱合在本體上看正與太極動而生陽之書謂
此只是理難以已發言之者同一意也此延平先
生之說所爲不若朱子晚年之精審者乎

又按此書有全在未發時句已下一時字似
亦分兩時矣但既以下工夫處爲發用則其所謂
時者乃下工夫與未下工夫之時以此而分兩時
也非以動靜分兩時也然則凡延平先生所謂未
發之前及未發之時雖下前字時字皆只是未下
工夫之時耳非以靜之時爲未發也須合前後諸
處細考之方可見其得失

甲申歲答江元適第三書其得失與此上延平書
畧同辨說見後

心理之辨未發已發之辨亦詳於後

十月答延平書曰承論近日看仁一字頗有見處但乍
喧乍靜乍明乍暗子細檢點儘有勞攘處詳此足見潛
心體認用力之效蓋須自見得病痛窒礙處然後可進
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乍明乍暗乍喧乍靜

皆未熟之病也
延平
答問

能靈謹按此可見朱子是時體認用力之效蓋如

此然竊意此病非止此一時也更以後此數年之
說考之迨至癸巳以後庶幾可免乎抑義理無窮

工夫難熟學者或未嘗以身體之又安知此病之
難免也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三十四歲

三月再召辭有旨促行
年譜

五月延平答書曰近日涵養必見應事脫然否須就事
兼體用下工夫久久純熟漸可見渾然氣象矣
延平
答問

能靈謹按既曰就事則專屬用上工夫矣而云兼

體用者延平先生蓋不分體用為兩時也

延平先生與羅宗約博文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
義鮮與倫比晚得此人商量甚慰又曰此人極穎悟力
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某因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論難
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源頭體認求所以好說話某昔
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
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
論難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
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人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

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動處無卽非矣

年譜

能靈

謹按此書年月未詳顧未幅所云漸能融釋

於日用處下工夫又曰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正與是年答朱子書所謂應事脫然所謂久久純熟漸見渾然氣象者語意相合也又朱子明年甲申歲始力闢禪說而此書云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今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謬之處皆可見其不出於此時也

六月延平答書曰承諭令表弟之去反而思之中心不

能無愧悔之恨自非有志於求仁何以覺此語錄有云

程子語錄

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可常罔在中心爲悔來

論云悔吝已顯然如何便消隕得習中若如此卽於道

理極有礙有此氣象卽道理進步不得矣正不可不就

此理會也某竊以謂有失處罪已責躬固不可無然過

此以往又將奈何常畱在胸中却是積下一團私意也

到此境界須推求其所以愧悔不去爲何而來若來論

所謂似是於平日事親事長處不曾存得恭順謹畏之

心卽隨處發現之時卽於此處就本源處推究涵養之

今漸明即此等固滯私意漸化矣又昔聞之羅先生云
橫渠教人令且留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
化私吝盡無即渾是道理即所過自然化矣更望以此
二說於靜默時及日用處下工夫看如何吾輩今日所
以差池道理不進者只為多有坐此境界中爾

延平
答問

能靈

謹按朱子從延平先生講學之書自此

以後止有一二論時事之語因朱子將趨召命而
言之者惟此一書可見是時師弟子講摩所至云

十月至行在召到垂拱殿奏劄凡三上先是朱子將趨

召命問所宜言於延平先生首用其說以對

年譜

能靈

謹按奏劄即前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但愚

於此編特所以考朱子生平進學次第耳若其微
言則有傳註其經世則有奏劄是乃朱子全體大
用之所存學者又當編考之此既不能盡載而亦
未敢以是為足以盡朱子之學也

是月延平李先生卒

朱子門人趙氏師夏日文公先生嘗謂師夏曰余之始
學亦務為儻侗宏濶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耻於小
於延平之言則以何為多事若是天下之理一而已心
疑而不服同安官餘以延平之言反覆思之始知其不

我欺矣蓋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異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其要也今文公先生之言行布滿天下光明俊偉毫釐必辨而有以會其同曲折致詳而有以全其大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本末兼舉細大不遺而及門之士亦各隨其分量有所依據而篤守循序而漸進無憑虛蹈空之失者實延平先生一言之緒也

書延平答問後

能靈謹按觀趙氏此言及下條語錄教讀賢書之言則知朱子之學得力於延平先生之大者此也其他雜見於答問語類中者不一然此則其要也

朱子晚年於滄洲精舍列祀延平先生者

事見甲寅歲

殆正以此歟若夫未發之論則遂至沿誤數年而不已蓋其義理雖大而且要然自不能無失矣今趙氏所述朱子之言並不及此固有微意况厥後朱子集註於程張獨稱子他皆稱氏既不敢概尊延平於程張之列而亦不敢與他家同稱但據實而稱以師者蓋明其學之所得力而仍斟酌至當也若劉聘君於朱子為翁壻然亦其少時之師也則又不敢與延平同稱矣此朱子精義之一端須合而考之即當時之意可見矣慎勿以未發之論

爲授受宗吉庶幾後學不誤於所入也

十一月除武學博士拜命遂歸

年譜

是歲論語要義成論語訓蒙口義成

年譜

能靈

謹按此朱子諸經傳註之始也先是徧求古

今諸儒之說合而編之及講於延平始獨主程氏而刪其穿鑿支離之說補輯訂正爲要義一書既又以其訓詁畧而義理詳殆非啓蒙之要因爲刪錄而成口義一書通其訓詁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要義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而又以平日所聞於師友及得之於心思者間附見焉二書皆有序見文集中今述其梗概如此云又按文集答汪尚書第一書本註是歲癸未六月其第三書本註甲申十月而其第二書無註應在甲申十月之前是歲六月之後也因謹錄於此

答汪尚書第二書曰某於釋氏之學蓋嘗尊其人師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耳非敢遽絕之也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卽有諸已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

朱子為學考 卷一
初心不可得矣

能靈 謹按據此書則朱子之學自十五六時扣僧
談禪以來至此而一變矣語類有一條與是書相
出入謹以並列於此

語類朱子曰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謂禪也 一日
在劉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
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也理會得個昭昭靈靈底禪劉
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任遂去扣問他見
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試官為
某說動了遂得舉時年十九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

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倒疑李
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為人簡重却不甚
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申
道禪亦自在且將聖賢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
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
綻罅漏百出

能靈 謹按語類此條又可見朱子之得力於延平
先生者也所謂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
有味者即上條答汪書內所謂一二年來心獨有
所自安是也是時朱子年三十四其云一二年來

者蓋三十二三時也自十五六至三十二三而始
覺禪學罅漏百出故其明年甲申歲答李伯諫及
汪尚書書皆是指其罅漏處顧何以至四十以後
於答薛士龍書內又有馳心空妙之域二十餘年
之悔也歟大抵罅漏猶易見而其精深處乃直相
似而難辨也如楞嚴下半部便見罅漏其上半數
卷愈入愈微自非此理十分透熟即
如史遷所謂宿觀他日廖子晦記癸巳所聞曰為
學難自解免也他佛說得相似近年方看得分曉則難分曉處又
不在此罅漏之迹矣學者正須於明年甲申以後
壬辰癸巳以前得朱子仍自悔為空妙之域者庶

幾見朱子晚年之學為繼往開來顛撲不破之理
歟

子朱子為學次第考卷之二

後學連城章能靈著

甲申三十五歲

正月之延平哭李先生 有祭文及李先生行狀

年譜

能靈 謹按行狀之作在此年蓋早年之說也說見

後

力辨學術 見於答李伯諫書及答汪尚書江元適書

能靈 謹按延平在時云極能指其差誤於答汪尚

書第二書則自謂心獨有所自安而不復求之外

學至是答李伯諫書始力加辨晰而言之愈決矣理

固自有漸也

答李伯謙書曰釋氏果能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缺一不可今日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恕矣然其意不然所謂有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耳但其用力却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他却全不管着此所以無方寸之一節也固是有根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則生五穀之枝葉華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則生稊稗之枝葉華實而不可食此則不同耳

文集

龍靈

謹按此書本註甲申然分條辨論今摘錄此

答汪尚書書曰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畧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旣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返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彼旣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爲哉又况俟之而未必

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俛俛
耳毋養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
究寧煩無畧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
存久自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
矩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
而幾微之間毫釐必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
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此其與
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爲優劣然此一
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

文集本註
甲申十刷

能靈謹按此書之說乃全關外學靡然一悟之失

也所謂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者大意亦已盡
之矣然細考其間尚不能無得失而實皆從延平
先生之說而來其得處則所謂物必格而後明倫
必察而後盡者蓋延平之教理不患其不一而所
難者分之殊是也其失處則不分酬酢之際獨屬
已發之用而云酬酢之際體用渾然者蓋延平之
教謂本源體用兼舉又謂就事兼體用下工夫且
謂用處如何昭合渾然體用無間是也今以朱子
晚年定說考之則酬酢之際當屬已發之用而未
酬酢之前當屬未發之體今但曰酬酢之際體用

渾然則是體用不分兩時而特於發用之際隱然常有未發之全體存於其間也蓋中和舊說之說已根於此矣
或問酬酢之際如應此一事則止是於吾心全體之中分出一事之理以應之所謂理之發而屬用者也非其體之全也然方其發時感而遂通既非擬議之所及矣且隨事泛應各出而不窮焉又豈臨時杜撰之所有乎是必有渾然全體者常存於其間以爲大本焉其體無時而不存斯其用無時而或竭是故體與用必不可分兩時也今獨以酬酢之際屬已發之用而以未酬酢之前屬未發之體則方其酬酢乎此一事也彼所爲渾然全體以爲萬事之本者至此將安往乎曰不然未發之前渾然之中固已具夫萬事之條理矣已發之際則卽此渾然全體之中分屬此一事之條理以應之此非遂與渾然之全體離而相失也譬之一身焉未應用之前其爲渾然全體者固無所偏屬矣及其目有所視也則耳之神亦注乎目而手與足皆爲目用焉其手有所持也則足之力亦從乎手而耳與目又皆爲手用焉是故用發於親親之愛則

敬亦行於親矣用發於長長之敬則愛亦行於長矣蓋已發之後一理爲主則衆理卽畢從之不得謂其體之全者至此而遂亡也且理更有以相反而見其存者如喜樂之時可謂無怒與哀矣顧其所以爲喜爲樂者亦卽此怒哀者而反用之耳豈得謂怒哀之體至喜樂之時而遂亡乎又豈得謂別有一喜怒哀樂渾然之全體雖其喜樂方發而彼全體者自未發乎是故用主乎仁則義亦在仁中天下原無不義之仁也用主乎義則仁亦在義中天下原無不仁之義也何者分雖殊而理目一故也其用之偏主者分之殊也其體之渾全者理之一也惟其理之一而千條萬派皆統於一而無二理也此其體之所以無不全也惟其分之殊而千條萬派不可淆亂而各有殊分也此其用之所以偏有所主也且惟其理之一也故一事之理發用則衆理不錯出而畢向於一也已向於一則亦自當從其所主而不復兼主卽不害其爲分之殊矣如愛主於親親則凡其敬親者亦皆爲愛中之敬矣敬主於長長則凡其愛兄者亦皆爲敬中之愛矣卽如耳之從乎目則不得謂目視左而耳且

聽右耳目將有並用也抑不獨此也凡此體此用之所以分者亦第惟其理之一而分之殊故耳蓋未發之體卽此已發者之存而已發之用卽此未發者之著此所謂理之一也但體用雖一理而其分又自殊焉故未發之前以共一無所向也則渾然而全具已發之後以其偏有所主也則判然而各殊此則性情之所以分而仍非有兩物者也如謂發用之後旣已條分派別判然而各殊矣而其體之渾然者仍自渾然而不分則是已發之理特此全體未發者之聲影緒餘而其見於酬酢之際者亦皆非所性中存之實矣况卽此全體者之渾然而終不變則是用雖紛然而其體仍自寂然也豈不異於晚年分別體立用行之說哉是故體用之辨不明用必歸於幻而無實以其非卽體之所發現故也體必入於寂而常空以其非卽用之所蘊藏故也如此展轉之間必將馳心空妙之域而不自知矣此朱子早年所以雖已力闢外學之誤而四十以後仍不免馳心空妙之悔而自謂其因彼說相似遂至於鶻突者也千古學術之界其所爭有毫釐千里之異者蓋以此而已矣

或曰親親長長之大處固是一理發而衆理即畢從之矣若夫暫而乍見之所感微而動容之所中其於此理之應亦僅得見其端倪耳豈可謂衆理皆向於此一處乎曰感有淺深事有久暫則理之應者亦因之而為微為顯之不同焉然皆即此全體者之端倪也以其事之大者言之則固如愚所謂目有所視而四體畢從之矣以其事之小者言之則又當如東坡所謂牽一髮而頭為之痛拔一毛而身為之動者不妨借喻以見端倪之不離乎全體也但其各有所當則偏主於一而自是條理之分見者耳此亦如杜甫詩云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方其仰看時豈不四體畢從乎仰然已錯應人矣可見發用之偏而必不能兼營也要之一動一靜一偏一全此即體用之所以分而確然不言入於空幻者也

附錄朱子體用定說

答呂伯恭別紙曰中庸首章言中和之所以異一則為大本一則為達道是雖有善辨者不能合之而為一矣故伊川先生云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為二乎學者須是於未發已發處認得

一一分明然後可以言體用一源處然亦只是一源耳體用之不同則固自若也

文集

能靈

謹按此說分別未發為體已發為用與章句

答合乃癸巳以後定說也下條同此

又答徐彥章曰分別體用乃物理之固然非彼之私言也求之吾書雖無體用之云然其曰寂然而未發者固體之謂也其曰感通而方發者固用之謂也且今之所謂一者其間固有動靜之殊則亦豈能無體

用之分哉

文集

能靈

謹按併體與用合而言之本不見於吾儒經

傳然有時言體有時言用亦可互見也彼立體用

之說者而實有即體即用之意則有如所謂用而

常空空而常用者於空用皆着個常字便是不分

兩時矣朱子所謂酬酢之際體用渾然者殆正與

相混亦癸巳所聞自謂鶻突者也必如此附錄二

條定說則物理之固然始分明不可易矣

文集答江元適三書其詞意與此答汪書相出入

而其首篇中幅論及奏劄流傳云云正在召對垂

拱之後是為此年也謹採其畧並載於此

答江元適第一書曰某天資魯鈍自幼記問言語不能

及人以先生君子之餘教頗知有意於爲己之學而未
得其處蓋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近歲以來獲親有道
始知所向之大方又曰聖人之學所以異於老釋之徒
者以其精粗隱顯體用渾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無偏
倚過不及之差是以君子智雖極乎高明而見於言行
者未嘗不道乎中庸非故使之然以高明中庸無異體
故也

文集

能靈

謹按此書全與上條答汪書同意顧此書既

云前此之出入者十餘年矣其後答薛士龍書年
已四十餘又謂馳心空妙之境者二十餘年是此

時雖已力闢空妙然尚有涉於空妙而不自覺者
也竊謂此病便是體用渾然一句爲之根蓋體用
既不分兩時則時時皆見其發用雖物理差別處
無過不及處皆覺得是活動處而心之與理難於
分別矣觀後此諸說自可見也

又按此書及下答元適書其通體說理雖云無過
不及有是非可否處然皆看得有流動不息之意
蓋正不脫壬午書中所謂天理流動之機於一機
字內見此理也此便是心與理不分明處學者讀
朱子文集正須於此等處辨其爲早年之說耳近

見當湖陸氏於此書及下一書中摘取一二處揭而書之於讀朱隨筆殆考之不詳也謹識於此以

為讀朱子者告焉 晚年心理定說見戊子歲

再答江元適書曰某之所聞以為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乎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第而一以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為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為末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而自得之然後為至 文集

三答江元適書曰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月之間而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即所謂仁而於其間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間不可差謬即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 文集

能靈 謹按此三書中第一書云高明中庸無異體第二書云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是非審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第三書云大端全體即所謂仁其定位不易不可差謬處即所謂義此皆與晚年定說大致相同也特後來益加精審耳惟其第一書有體用渾然句第二書有無分段無時

節句第三書有流行發用無一息之不然句此則與晚年之說不同矣然細玩三書實同一意蓋惟無一息之不流行則即以為無一息之不發用既無一息之不發用則本體便在發用之中而更無獨立之時故曰體用渾然又曰無分段無時節也若以後此定說考之則發用處固是流行然流行豈專屬已發耶惟其一發而一未發斯即一動一靜而不已焉此流行之說也今以流行發用合併言之即與太極通書解義諸說不同矣

又按前壬午書中謂理一分殊一句全在本體未發時看其所謂未發者原只指未著人力工夫便雖動處亦看作未發今則因動處未免看來是謂之發用了故又稍變延平之說以為無一息之不發之人用而特於發用之中則時時見有未嘗發之本體然猶存焉蓋已漸入於中和舊說之解矣自是以後說論中已發處皆只在流動處看而不專屬人力工夫矣云爾然其所謂未發者則仍是延平不見不聞無形聲又不可接之意固非章句之所謂未發也若如章句之說則體用已判為兩時而不得謂之渾然矣

延平動而生陽難作已發看則發字作有形看朱子壬午書中遂將發用作工夫看此處又將發用作自然看

稍與延平異但謂無一息不發用則入於中和舊說矣由是看未發者即在發用之中體用同時亦依然延平之意也

又答柯國材書曰近衢州有一江元適登仕涿以書來云頃歲獨學嘗窺求仁之端又謂須明識所謂元者體諸中而無疑則道之進也化也基諸此矣此論似非偶然默識試一思之何如又曰欲識仁字大概且看不仁之人可見蓋其心頑如鐵石不問義理事任已知是以謂之不仁識此氣象則仁之為道可推而知矣

能靈謹按此書首云武學闕尚有三年中間因及時事考之史與年譜皆在甲申年也書中又引元

適來書云云蓋知答元適三書正在此年矣今試竊論之朱子後此數年曾有答南軒書於先識仁體之說深不以爲然也而此則方有取於元適之言其爲得失可知矣其中言仁氣象試按而推之則不頑者其心之虛靈也不任已知者謙退認理也此雖亦是仁者氣象然已覺四德皆包在內矣於仁之界限不清而亦未見心理之別性情之分也試以後此答南軒論仁諸書參之精粗深淺又何如耶

又按書中有云論語比年畧加工夫然亦只是文

義訓詁之學終未有脫然處更有詩及孟子各有少文字地遠不欲將本子去觀此則諸經傳註之功自成論語口義以來蓋積累而為之矣

是歲困學恐聞成○朱子嘗以困學名其燕坐之室

目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

年譜

乙酉三十六歲

四月請祠 五月從差監潭州南嶽廟

年譜

丙戌三十七歲

作雜學辨

文集

答何叔京書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

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

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

句訓詁之學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

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至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文集

能靈謹按此書之下答叔京數書中及時事皆丙

戌丁亥戊子間事也而此書又在其前當不出乙

酉丙戌之間况味其語意亦當去延平之沒未久

也因繫於此

節齋蔡氏作朱子像贊曰文公先生教人大抵令於

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

朱子為學考 卷二
中節云云又曰凡學可以言傳者先生之書盡矣惟此有非言之所能到志先生之學而欲深造先生之道者必於此而求之

能靈

謹按未發之說在程子時原但屬之於靜即

今章句所本是也故龜山承之亦只主靜說耳至延平先生之教始以動而生陽不屬已發則動靜皆在未發之內矣朱子自序中和舊說謂其與延平之意不遠可見也朱子於己丑之春已變其說而又於壬辰歲序之以為戒固未嘗以之立教也然龜山之說雖以靜為未發而嘗有未發之前體

所謂中之語及延平行狀中有驗未發時氣象之語朱子晚年皆論其失今語類文集可考也又何嘗以此教人耶節齋親受業於朱子之門第弗深考遽引此早年答何叔京書以為朱子教人宗旨豈不貽誤後學耶

又按甲申書中猶謂不離乎事物之間辨其是非審其可否而此書乃遽云但求之大本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是此時中間又畧一小變也然此病

朱子於下條答書已自言之

着未發氣象雖受之延平然延平嘗令着

意分殊處故甲申書猶不失其意此却單向理一上用工夫

朱子為學考 卷二
謹附朱子定說

附答胡季隨書曰未發之前纔要體所謂中則已是

發矣文集

附語類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
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
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
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
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個覺處不似別
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
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能靈

謹按此段云李先生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

偏以下抑揚其詞亦終是恐人於此作病耳豈肯
以此為教人宗旨耶

又附語類淳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
楊氏體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
病那體驗字是有個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着
意看便也是已發問此體驗字是着意觀只恁平常
否曰此亦是以不觀觀之

能靈

謹按未發之前所謂寂然不動也然朱子嘗

謂此時亦不恁困則此心本體之明固未嘗或息

而天下之大本卽於此存焉但念慮有不生耳若於此下體認字則未免便是已發而未發者不可見矣於是遂以爲時時皆已發而已發之中時時自有其未嘗發者焉此蓋延平不以動而生陽屬已發而朱子自是以後相沿至於中和舊說之論也

又答何叔京書曰昔聞之師以爲當於未發已發之機默識而心契焉然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莫非此理之所出不待區區求之章句訓詁之間也向雖聞此而莫測其所謂由今觀之始知其爲切要至當之說而究亦

未能一蹴而造其域也

文集

能靈謹按此書末有近年南北交兵語事在甲申十月若乙酉以後已講和矣今不云去年而云近年亦當爲丙戌之書也此書之下又一書云歲前報葉魏登庸此正丙戌年事而謂之歲前當是丁亥開歲之書矣下書作於丁亥益知此書爲丙戌也其間以未發已發合併言之已漸近中和舊說之論然味其通體之意卽後來姚江固亦不出於此旨矣

丁亥三十八歲

答何叔京書引孟子必有事焉之說曰夫其心儼然常
若有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夫豈足以亂吾之知
思而宜不宜不可之機已判然於胸中矣如此則此
心泰然有以應萬物之求而何躁妄之有哉

文集

能靈

謹按此書末云歲前報葉魏登庸當為丁亥

歲首之書也大意亦不出丙戌之論其中幅有云
遺說所疑重蒙鑄論然愚尚有未安者及後八篇
之說併以求教其下即有一書首云昨承遺說及
後八篇云云則是一時之書矣其書分十餘條今
謹摘一條於後

其一條曰夜氣以為休息之時則可以為未發之時則
未安魂交而夢百感紛紜安得為未發而未發者又豈

專在夢寐間耶

文集

能靈 謹按此一條即中和舊說之論也但彼則言
之愈暢而意愈決耳

七月為張仲隆記其讀通鑑之室曰古今者時也得失
者事也傳之者書也讀之者人也以人讀書而能有以
貫古今定得失者仁也蓋人誠能即吾一念之覺者默
識而固存之則目見耳聞無非至理

文集

能靈

謹按據此言則分明以覺為仁矣所云即吾

一念之覺者默識而圖存之亦與前答何叔京書
所謂執未發已發之機默識而心契者語意相合
也而其源則從延平先生引上蔡仁是知覺了了
之說來其後壬辰歲答張欽夫書乃力言以覺爲
仁之非此尤不可不考也要之仁是生理覺是生
氣是一是二其辨甚微謂覺不離仁則可謂仁屬
於覺則不可也論語言仁曰仁者樂山曰仁者靜
壽曰仁不能守之曰剛毅木納近仁易曰安土敦
乎仁此皆不可以覺爲仁之明証也朱子後來嘗
以此意辨之矣此時則方以仁屬之於覺也

八月訪南軒張敬夫

杖

於潭州范伯崇

德念

林擇之

用

中待行

伯崇嘗言二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

能相合畱長沙再閱月與南軒偕登衡嶽至衡州而別
有南嶽遊山記倡酬集南軒贈詩遺經得抽繹心事兩
編透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半與南軒別後遂偕伯崇
擇之東歸掇拾道中所作詩得二百餘篇名東歸亂藁
是行也道經昭武謁端明黃通老中於其家端明端莊
靜重德容粹然朱子請納再拜之禮而見之進於門弟
子之列其敬慕如此

年譜

十二月除樞密院編修

用執政陳

俊卿

劉

琪

薦也

年譜

朱子為學考 卷二
戊子三十九歲

四月崇安饑貸粟於府以賑之 時盜發崇安人情大

震乃請貸於府得粟六百斛籍戶口散給之民以不饑

是冬有年民願輦穀還官知府事王淮俾留里中而上

其籍於官社倉之法始此 年譜

編次二程遺書 初二程子門人各有所錄雜出並行

頗為後人竄易至是序次有倫去取精審學者始有定

從而程子之道復明於世 年譜

省劄屢促就職固辭 時太學錄魏 揆之 以論會 覲 夫

國遂立辭

七月崇安大水奉府檄行視水災 以上年譜

答何叔京書曰道理無窮思索見聞有限聖人之言正

在無窮處而吾以其有限者窺之闕鎖重重未知何日

透得盡耳 文集

能靈 謹按此書之末正言戊子年事觀此則可見

朱子遜志時敏之功不敢自是之意矣假令於此

時自矜獨得而不復求之則晚年精義入神博約

兩盡之功豈復得見也哉

又答何叔京書曰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

何但因其良心發現之端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

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現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又曰所論多識前言徃行固君子之所急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個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鑑耶

能靈

謹按此書末云築揚州城亦戊子年也

文集

學菴通辨曰朱子斯書道一編指爲朱子晚合象山王陽明指爲朱子晚年定論據年譜朱子四十歲丁母祝孺人憂此書有奉親遣日之云則祝無恙時所

答朱子年猶未四十學方日新未已與象山猶未識面何得爲晚合何得爲晚年定論耶顛倒誣罔莫斯爲甚

又答何叔京書曰性心只是體用體用豈有相去之理乎又曰心者體用周流無不貫徹

文集

能靈

謹按此書在上言築城一書之後下言賑饑

一書之前亦戊子年也既曰性心只是體用又曰心者體用周流則分明以心爲性矣語類曰口是體說話處是用又曰不成香爐是火箸之體火箸是香爐之用蓋言體用本是一物故也明儒羅整

庵雖力闢心學然猶不免以心為性之用是亦朱子早年之見也今以程朱定說推之則性即理也心則氣之精爽也故性之用為情情之體為性此獨指理而言也心之靜為體心之動為用此則指氣而言也心靜則性之為體者以立焉心動則情之為用者以行焉是故性之體用常乘乎心之體用以為體用也非謂性為心之體而心為性之用也大抵學者雖知性之為理却疑理則道體無為不可以用字加之而理之用時又只在心之知覺中見則似只為知覺之妙耳今附錄朱子心性理

氣體用定說以明之

附答楊子直書曰其向以太極為體動靜為用其言固未當後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

乘之機也此則庶幾近之

文集下同

附答姜叔權書曰性與心字所主不同如邵子謂心又者性之邪郭乃為近之但其語意未免太粗須知心是身之主宰而性是心之道理乃無病耳

附答徐子容書曰伊川先生言性即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

能靈謹按以上即章句集註太極解義之說乃為

定說也而心性之分可見矣蓋性惟是理則毫釐
古不容紊故必有學問思辨之功若心則只是人之
則神明耳自不假書冊言語也今既以心爲性於是
長又有下條之說

又答何叔京曰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
道者爲不少矣某近日因事方少有省發處如鳶飛魚
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
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
處乃知目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
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學部通辨曰此書首言賑饑事考年譜正在是年工
陽明所編定論採答何叔京凡四書前一書也此一
書也尚有二書又皆在此所錄二書之前皆祝孺人
猶在朱子未識象山時所答至淳熙乙未朱子方會
象山而何叔京亦卒矣

見朱子作
叔京墓誌

陽明何得指爲晚

年哉

附錄朱子晚年論學定說答項平父書曰大抵人之
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
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未嘗教人專守此心
者蓋爲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却爲氣質之稟不能無

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持守爲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卽事卽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了其黑白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

文集

能靈謹按此書末云大學章句一本漫徃則當是大學章句已成之後乃爲定說也與是歲所謂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者誠判然不同矣蓋自丙戌答何叔京書至此皆有緘見聞書冊之意皆執

此一意而不變也惟中和舊說則云致知格物工夫自是始有所施又似稍變其說者故愚嘗以爲中和舊說以心爲性雖不脫前此數年之見且或則從而甚之然於此稍變處又竊疑其或在此歲之頃末也故以編於此書之後云

答張欽夫書中和舊說之一日人自有生卽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其暫而休息未與物接之時爲未發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

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
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
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則九感之而通觸之
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
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
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
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然
隨處發現不少停息者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誘之私
所能壅遏而牴牾之哉故雖汨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
良心萌蘖亦未嘗不發現學者於是致察而操存之則
庶乎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

文集朱子自註此篇曰此書非是但存之以見議論
本末耳下篇同此

能靈

謹按此下三書皆卽所謂中和舊說也據朱

子自序中和舊說則此書作於己丑之前而丁亥
往見南軒之後也故於丁亥歲答何叔京夜氣一
條謂未發不專在夢寐間者已有此意但彼書語
意猶疑而未決惟至此則言之始暢而持之始決
卽朱子序中亦謂其自此不復有疑也又上條錄
是歲答何叔京書亦云曉然無疑又云日用之間

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正與此書所說不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天理本然不少停息者同一意也今列於此證據甚明云

又按朱子於辛巳歲嘗以動而生陽為已發處是必以靜而生陰為未發處矣循此而求之則動靜體用條理固自分明惟延平先生之說獨以動而生陽不屬已發且於朱子所謂在本體未發時看者批云兼本體已發未發看則體用不分兩時而特以可見者為已發不可見者為未發矣朱子因之於已發遂有兩說焉始但從用工夫上看為已發既乃從靜中之動魂交而夢上亦看為已發遂

覺時時皆已發而絕無靜而未發之時矣夫安得不以未發者獨屬之不可見之地耶未發之體朱子前此雖未明言然常引孟子必有事焉之說則猶覺是有物流行不息者特不可見耳雖不可見而此物既流行不息亦尚未遽斷之以為寂然不動也至於此書則又非獨以為不可見而已且謂萬起萬滅之中此流行之全體常自見其寂然焉於是已發者一邊發而未發者一邊未發已發者自時時發動而未發者自時時不動其與後來解

動極復靜靜極復動之旨分別體立用行之說不同矣蓋愈推而愈深乃愈細而愈誤此朱子所以卒自悔其馳心空妙之域者乎

又答張欽夫書中和舊說之二曰前書所扣正恐未端的所以求正茲辱誨諭乃知尚有認爲兩物之蔽深所欲聞幸甚幸甚當時乍見此理言之惟恐不親切故有指東畫西張皇走作之態自今觀之已具此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隔斷絕處夫豈別有物可指而名之哉又曰向見所著中庸論有云未發之前心妙乎性既發則性行乎心之用矣於此竊亦有疑蓋性無時不行乎心之用但不妨常有未行乎用之性耳今下一前字亦微有前後隔截氣象何如細玩中庸只消着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有一息停住時耶只是來得無窮便常有個未發底耳

文集朱子自註曰此書所論尤乖戾

能靈謹按前書云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寂然

之本體未嘗不寂然則是寂然者原不起不滅而起滅之中却自有其不起不滅者存也故曰認爲兩物此書乃以方往方來論之蓋謂方往者已發也方來者即未發也以其時時來便是時時未往

也故曰常有未行乎用之性又曰來得無窮便當
有個未發底而此個未發底隱然未往而無形聲
可接則亦卽所謂寂然不動之本體也如此則打
成一物矣然如此愈覺無涵蓄安息之時矣故曰
所論尤乖戾要之只是從不息之機上認來認去
便成此病其大意固不出延平先生動而生陽俱
看入未發之旨也朱子序此書固曰以先生之所
已言者推之其所未言者或不遠矣

又答張欽夫書中和舊說之三日寂然未發之旨良心
發現之端自以爲有小異於疇昔偏滯之見但其間語
病尚多未爲精切比遣書後累日潛玩其於實體似益
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
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
不待安排徃徃自見洒落處始竊自信以爲天下之理
其果在是而致知格物居敬精義工夫自是其有所施
之矣聖賢方策豈欺我哉蓋通天下只是一個天機活
物流行發用無容間息據其已發而指其未發者則已
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
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卽夫日
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

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
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
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能靈

謹按前書云發者方往未發者方來而此書

云發者人心未發者皆其性則是心性之別只在

其前後往來之間見之而又統名之曰天機活物是

明明以心爲性矣况人心亦自有靜定之時今求

靜之太過翻覺滾滾不得靜故又有下一書之說

又答張欽夫書中和舊說之四曰大抵目前所見累書

所陳者只是催侗地見得個太本達道底影象便執認

以爲是了却於致中和一句全不會入思議所以屢蒙

教告以求仁之爲急而自覺殊無立脚工夫處蓋只見

得直截根源傾湫倒海底氣象日間但覺爲大化所驅

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倚泊蓋其所見一向如

是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增倍於前而寬裕

雍容之意畧無毫髮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

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個安宅正是

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

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而前此方往

方來之說正是手茫脚亂無着身處道邇求遠乃至於

是亦可笑矣

文集

能靈

謹按此書又於前書所論方往方來之中特

見一個主宰知覺處要之只主知覺也然方往方來一書雖云只見直截根源傾湫倒海氣象日間為大化所驅無立脚處然於丁亥歲答何叔京書所謂其心儼然有事之云則固嘗從心上立脚下工夫矣蓋此時議論之不定如此

又答石子重書曰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立語固有病然當時之意却是要見得自家主宰處所謂大化須就此識得然後為飛魚躍觸處洞然若但泛然指天指地

說個大化便是安宅安宅便是大化却恐顛預催侗非

聖門求仁之學也

文集

能靈

謹按此書首云去秋走長沙即丁亥秋訪南

軒於潭州事也則此書當在戊子矣大化一句即前答張書之說可知答張諸書所謂中和舊說者在戊子作此書之前也但其或出丁亥初歸之後或即作於戊子即無可證耳要之相去未久也

已丑四十歲

春始易中和舊說

能靈謹按此為朱子進學大節目故謹書之然實

朱子集注卷之二
據朱子所自作中和舊說序也其序作於後三年
壬辰而實追論是歲己丑之學故載於是歲之下
但其間亦特未發已發條理初分耳若夫心性之
辨則猶在壬辰癸巳之間云

朱子中和舊說序曰余早從延平先生學受中庸之書
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余竊自悼其不
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
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
寢食一日喟然嘆曰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語默動靜
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爲未嘗發耳

自此不復有疑以爲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後得胡
氏書有與曾吉甫論未發之旨者其論又適與予意合
用是益自信雖程子之言有不合者亦直以爲少作失
傳而不之信也然間以語人則未見有能深領會者乾
道己丑之春爲友人蔡季通言之間辨之際予忽自疑
斯理也雖吾之所默識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析
之如此其紛糾而難明也聽之如此其冥迷而難喻也
意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如是而程子
之言出其門人高弟之手亦不應一切謬悞以至於此
然則予之所自信者其無乃反自誤乎則復取程氏書

慮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冰釋然後知情性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而前日讀之不詳妄生穿穴凡所辛苦而僅得之者適足以自誤而已至於推類究極反求諸身則又見其爲害之大蓋不但名言之失而已也於是又竊自懼亟以書報及嘗同爲此論者惟欽夫復書深以爲然其餘則或信或疑或至於今累年而未定也夫忽近求遠厭常喜新其弊乃至於此可不戒哉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舊藁一編輒序其所以而題之曰中和舊說蓋所以深懲前日之病亦使有志於學者讀之因子之可戒而知所戒也

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壬辰八月新安朱某

仲晦云

文集

能靈

謹按據此序則延平已沒始訪問張欽夫而

告以所聞又未之省也退而沉思始有人生莫非已發而其未發者特未嘗發之論卽所與張往還諸書題曰中和舊說者是也又云早歲受中庸於延平求未發之旨未復云恨不奉而質諸李氏之門但以其所已言者推之卽知其所未言者不遠矣則中和舊說固爲延平先生之意也然朱子乃

重以爲戒如此學者其可不深考乎又云乾道己丑之春爲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際忽而自疑則舊說之變實在己丑歲也而朱子年已四十矣但己丑雖已變舊說而仍有未盡處始至癸巳以後其說始爲無病云

又按朱子既作此序以訂中和舊說之誤矣其後丙申歲朱子年四十有七又嘗於讀列子時偶記一條追悔己丑以前之學而重以爲戒者正當與此序並看也

觀列子偶記曰向所謂未發者卽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丙申臘日因讀列子書

此文集

能靈

謹按中和舊說序所謂未嘗發者實卽列子

未嘗終未嘗有之說而彼書所謂覺性不動常自寂滅者正此旨也朱子特記之以自識其誤而兼爲學者戒焉此亦可見明季諸人皆掇拾朱子之所棄也

又按是歲己丑始分未發已發條理今考文集答林澤之有一書正是未發已發初分之說其文甚

明宜繫於此

答林澤之曰昨日書中論未發者看得如何兩日思之疑舊來所說於心性之實未有差而未發已發字頓放得未甚穩當疑未發只是思慮事物之未接時於此便可見性之體段故可謂之中而不可謂之性也發而中節是思慮事物已交之際皆得其理故可謂之和而不可謂之心心則通貫乎已發未發之間乃大易生生流行一動一靜之全體也向疑遺書所記不審今以此勘之無一字不合信乎天下之書未可輕讀聖賢旨趣未易明道體精微未易究也

文集

龍靈

謹按中庸章句云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

性也其字指喜怒哀樂之情蓋性情本一物特以其未發則靜而為體者正所以別之為性也今此書云未發時可謂之中而不可謂之性則與章句異矣又謂已發時可謂之和而不可謂之心乃以心與性交互言之而下文即單承心字以為通貫已發未發一動一靜之全體是混心於性也心性之實豈能無差乎然乃自謂未有差又可知此僅為初分未發已發條理之言而心性之辨蓋猶有待也愚故曰在壬辰癸巳之間文集中尚有未發已

發說及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皆與此書同

一初分條理之言今不具錄

八月省劄復促行會九月丁母祝孺人憂乃止

年譜

庚寅四十一歲

正月葬祝孺人於建陽之寒泉塢自爲壙記朱子於父母墳墓所托之鄉人必加禮敵已以上則拜之是歲家禮成朱子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朔望則歸奠於几筵自始死至祥禫參酌古今定爲喪祭禮又推之冠婚共爲一編命曰家禮晚年多所損益未大更定云

七月遷葬父肅齋先生墓作遷墓記云府君將歿欲葬崇安之五夫卒之明年遂窆其里靈梵院側時某幼未更事卜地不祥既懼體魄之不獲其安乃以乾道六年七月五日遷於里之白水鷺子峯下後至慶元間再遷上梅里寂歷山則不復爲銘矣

以上年譜

辛卯四十二歲

創立社倉於所居之五夫里朱子所居里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糴牟利細民發廩強奪易至構變遂因前貸郡米創立社倉一區以備出貨每石量收息米二斗逐年依此歛散或遇小歉卽蠲其息之半大饑盡蠲之

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

十二月服闋

以上年譜

是歲作知言疑義 知言五峯胡氏書也朱子與南軒

張氏東蓬呂氏同著疑義

答呂伯恭書曰陰陽動靜之說竟未了然何耶今以來

論所引者推明之夫謂人生而靜是也然其感於物者

則亦豈能終不動乎今指其未發而謂之中指其全體

而謂之仁則皆未離乎靜者而言之至於處物之宜謂

之義處得其位謂之正則皆以感物而動之際為言矣

是安得不有陰陽體用動靜賓主之分乎故程子曰知

義之為用而不外焉者可以語道矣世之論義者多外

之不爾則混然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此意極分

明矣且體用之所以名正以其對待而不相離也今以

靜為中正仁義之體而又為中正仁義之用不亦矛盾

柷柷之甚乎

文集

能靈

謹按文集中答呂伯恭書其首八篇無可考

自論欽夫去國一書以下凡數十篇皆有事跡及

冬春時序可按以稽其歲月而欽夫去國事在辛

卯之歲此書適在其前故當繫於辛卯也又按朱

子議論早晚皆有次第其始但泛就體用上說其

次乃就中庸未發已發上說然皆條理未分也自
已丑春間始分未發已發條理而猶謂未發不可
謂之性又其次始以性情分動靜而別體用見於
答張欽夫書矣然尚未向陰陽上說也至此書始
漸向周子動靜陰陽上說不惟以性情分陰陽而
又以申正仁義分陰陽矣但其解中正仁義却與
癸巳所解太極圖說不同謹錄於此以見其所見
之與年俱進也答張欽夫性情
分動靜書未錄
又答呂伯恭書曰工夫易簡斷義理難推尋而歲月如
流甚可憂懼奈何奈何文集

壬辰四十三歲

正月論孟集義成是書初名要義又改名精義後改今
名

四月有肯疾速起發以祿不及養再辭

資治通鑑綱目成

能靈謹按年譜據序繫綱目之成在是歲然此後

正復修改故乙未鷺湖會後答呂伯恭書曰綱目
草藁畧具益朱子著述皆於成後不輟修改也

西銘解義成

八月名臣言行錄成

以上
年譜

作仁說

答張欽夫書曰在中之說來諭說得道性未嘗相離此意極善但所謂此時蓋在乎中者文意簡畧某所未曉又謂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裏面此恐亦非文意蓋既言未發時在中則是對已發時在外矣但發而中節即此在中之理發形於外如所謂即事即物無不有個恰好底道理是也一不中節則在中之理雖曰天命之秉彝而當此之時亦且漂蕩淪胥而不知其所在矣但能反之則又未嘗不在於此此程子所以謂以道言之則無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也所以又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也若謂已發之後中又只在裏面則又似向來所說以未發之中自爲一物與已發者不相涉入而已發之際常挾此物以自隨也然此義又有更要子細處夫此廓然初豈有中外之限但以未發已發之分則須如此亦若操舍存亡出入之云耳

此書文集朱子自註壬辰冬

能靈

謹按此書謂發而中節即此在中之理發形

於外此愚所據以爲用即體之現者也體既現於用中則方其用時豈得謂更有渾然之全體雖已發而仍未發如所謂常挾以相隨者乎以此言之

朱子集注卷二
則體用之各分一時愈明矣分之則用卽體之現
而用皆所性之實也體卽用之藏而體亦非洞然
無物卽非條理不具者也但用時各有所主如愚
所謂目之視則百體之神皆從乎目而不雜出雖
其全體者不相離而要不可害其爲分之殊也

又按此書謂一不中節則在中之理卽漂蕩淪胥
而不知其所存此亦非實有一物忽然而漂蕩也
蓋所中之節卽理之無過不及者也過與不及卽
不中其節矣不中其節則節亡矣此所謂漂蕩淪
胥也是故能反之則又卽此而極焉

又按中和舊說序作於是歲八月而此書朱子自
註壬辰冬大抵當時特自記其年月者蓋以紀其
議論之一進也如甲申答李伯諫書亦自註年月
而延平答問於李先生來書及朱子問之者皆謹
書年月正以明其爲早歲之所聞與其學之所到
也後人徃徃忽之則朱子垂教之心遂隱矣愚是
以表而出之焉

答張欽夫論仁說曰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在人者故
特爲衆善之長雖列於四者之目而四者不能外焉易
傳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亦是正指生物之心而言非

別有包四者之心而又別有主一事之仁也惟是即此一事便包四者此則仁之所以為妙也今欲極言仁字而不本於此乃概以至善目之則是但知仁之為善而不知其為善之長也却於已發現處方下愛字則是但知已發之為愛而不知未發之愛之為仁也 又曰仁但主於愛若其差等乃義之事仁義雖不相離然其用則各有所主而不相亂也若以一仁包之則義禮與智皆無所用矣又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為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旨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交涉見其以公為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為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脉貫通耳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交涉也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 又曰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為仁體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

物且不能有以相愛况能無所不愛乎 又曰謂仁者
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蓋仁者心
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言知所羞惡辭讓
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初不為
此也 又曰仁只是愛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則
於其所當愛者又有所不愛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為
一體而無所不愛矣若愛之理則是自然本有之理不
必為天地萬物同體而後有也

能靈 謹按癸巳歲答呂伯恭書中云仁字之說欽

夫得書云已無疑矣然則以上諸書宜在癸巳前
一歲故以繫於是歲壬辰也蓋當時朱子既作仁
說又因張之疑而與之往復皆所謂仁字之說也
其剖晰之精詳者如此此張之所以無疑也夫學
者試參觀前歲朱子與延平先生論仁書及答柯
國材諸書言仁之說則其淺深疎密誠大有逕庭
矣

又按是歲朱子議論乃為切近的當然考其早歲
講學自延平先生沒後獨與南軒張氏復往為多
其間多有不遽合處而朱子於張之言必痛駁其
失一字不肯放過張卒亦徃徃從之此可見聖賢

之心以義理為公初無嫌疑繫吝之私也其後朱
張二子並入聖賢之域豈不宜哉

癸巳四十四歲

二月朔作敬箴又作六先生贊

文集

能靈謹按敬箴見工夫之要六先生贊見識議之

精此皆前此之所未及而後此之所莫能易也自

是則守有定而愈純知有定而愈密云爾

三月省劄促行又辭就乞差監獄廟

四月太極圖傳通書解成

五月有旨特與改秩主管台州崇道觀前除樞密院

修屢召不起梁克家奏乞褒錄之孝宗曰朱某安貧

進廉退可嘉故有是命朱子以改秩昇祠皆朝廷進

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今一旦驟得之求退得進揆之

私義既有未安或致上累聖朝綜核之政故辭

六月編次程氏外書成

十一月尚書省檢會不合辭免又具狀辭

以上年譜

答薛士龍書曰某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嘗側聞

先君子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

近求遠處下窺高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

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

言動之際庶幾銖積寸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粗知義理之實不為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

能靈謹按此書下段叙免喪辭召事正在壬辰以

後而以答呂伯恭書中事迹考其書之作於癸巳

歲而又言及薛士龍者有三書焉其一云薛湖州

昨日得書下一書云士龍無因緣相見前時湖州

買茶人回曾附書未知收得否則即此書也又下

一書云聞士龍物故可駭可嘆則是答薛諸書皆

不出於此年矣蓋朱子方與士龍通書而士龍遽

卒也

廖德明錄癸巳所聞曰二三年前見得此事尚鶻突為他佛說得相似近年來方看得分曉

能靈謹按廖子晦乃朱子門人記其癸巳歲所聞

於朱子之語也記稱二三年前者應指庚寅辛卯

之歲也是時朱子年四十一二矣蓋尚未免鶻突

也考朱子於巳丑春巳分未發巳發條理又歷庚

寅辛卯至於壬辰然後西銘解義成而於理一分

殊之辨洞然矣然太極通書二者尤為奧杳則又

歷癸巳四月而二書之解始成於是精密詳審而

無復遺憾故論朱子之學者當以壬辰癸巳以後

朱子爲學考 卷二
之說斷爲終身定論也讀朱子之書者亦自當以
不合於西銘太極通書之說者斷爲早年之論明
矣顧學節通辨但以朱子四十歲爲斷近日當湖
陸氏又以壬辰爲始分未發已發之年恐皆有所
未盡也自此而後則但有愈精愈密愈純熟而愈
簡潔者蓋無復向時異同之說矣

又按廖氏所記特繫之癸巳者正以明夫是歲之
當爲定論也

又按朱子進學次第分明可考而不可不詳考者
至是蓋已粗畢矣以後但據年譜錄其事蹟以備

朱子全觀云

子朱子為學次第考卷之三

淳熙元年甲午四十五歲

淳熙元年甲午四十五歲

五月省劄再檢會依已降指揮六月始拜改秩之命

屢具辭免遜避逾年上意愈堅至是始拜命改左宣教

郎主管台州崇道觀

十一月何叔京卒除夕答呂伯恭書云為欽夫作修舜

廟碑文又云欲修鄉約鄉儀及冠昏喪際之儀

二年乙未四十六歲

五月東萊呂氏伯恭祖謙來訪編次近思錄成呂自

東陽來訪留寒泉精舍旬日相與撥周子二程子張子
書關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十四篇號近思錄朱子守
臨漳日添入數條刊之於學嘗語學者曰四子六經之
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

金溪陸氏子壽九齡其弟象山陸子靜九淵偕東萊會

於鵞湖東萊歸朱子送之信州之鵞湖寺江西二陸

及清江劉清之子澄皆來會相與講其所聞焉陸子壽

有詩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

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着意精微轉

陸沉珍重友朋勸琢切須知至樂在如今陸子靜詩墟

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奉

石崇成泰嶽岑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

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古今朱子和詩德義風流

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

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却愁說到

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既而諸公各持所見不合而

罷

七月成晦菴於蘆峯之雲谷

三年丙申四十七歲

二月如婺源省墓蔡季通元定從既至婺源宰張漢

率諸生請講書於學辭又請撰藏書閣記許之而以程氏遺書外書文集經說司馬氏書儀高氏送終禮呂氏鄉約鄉儀等書留於學中日與鄉弟子講書於汪氏敬齋隨其資稟誨誘不倦至六月初旬乃歸

六月除秘書省秘書郎辭時上諭大臣欲獎用廉退之士叅政龔茂良以朱子操行耿介屢召不起為言遂有是除朱子答韓尚書書云某狷介之性矯揉萬分而終不能回迂疎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故二十年來甘自退藏以求已志所願欲者不過脩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叅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

文集

八月再辭許之遂復與祠差主管武夷山冲祐觀會

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遂有是命

年譜

十一月十三日劉氏令人卒

年譜

四年丁酉四十八歲

二月葬劉氏令人於建陽縣嘉禾里石唐大林谷名其

年譜

亭曰萃如而規壽藏於其左名其菴曰順寧

口義既而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為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為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其集註刪改日益精密而或問則不復釐

正矣

年譜

十月周易本義成朱子答呂東萊論易書云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辭本為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象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之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無復包含該

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

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卦象為此艱深隱晦之

辭乎

文集

詩經集傳成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為主其與經文舛戾則穿鑿為說以通之朱子獨以經文為主而訂

其序之是非復為一編附真經後以還其舊

年譜

五年戊戌四十九歲

劇暑答東萊曰近看論孟等書儘有平高就低處

文集

八月差知南康軍辭不允降旨疾速之任宰相史浩

必欲起之或言宜處以外郡於是差權發遣南康軍事

兼管內勸農事仍借緋

十月丐祠

十一月省劄檢會已降指揮

十二月又趣疾速之任以上俱年譜

六年巳亥五十歲

正月再請祠不報候命於鉛山東萊屢書勉行南軒

亦謂須一出為善雖出處去就素有定論然更須斟酌

消息勿至已甚苟一向固拒則上之人謂賢者不肯為

用於大體却有害也至是再請祠不報朱子始有出意

正月行至信州鉛山俟命寓止崇壽僧舍年譜

陸氏九齡來訪年譜

三月省劄再趣行是月晦赴南康軍任初到軍首下

教三條其一延訪民利病其二令父老教戒子弟其三

勸民遣子弟入學每五日一詣學宮為諸生講說疊疊

不倦郡之有賢德者禮之以為學職士風翕然丕變

立三先生祠及五賢堂先是移文教授司戶以為某

蒙恩假守卑付民社固將使之宣明教化篤勵風俗非

徒責以簿書期會之最而已乃立濂溪周先生祠於學

宮以二程先生配焉又以陶靖節劉西澗父子李公擇

陳了齋別為一堂祀之乃旌表孝子熊仁瞻之門三先生祠

南軒張氏記五賢堂延之尤氏記

六月奏乞蠲減星子縣稅錢屬邑星子土瘠賦重疏乞蠲免事下戶部戶部下漕司責以對補會有言庶僚不當用劄子奏事者因引以自劾

十月重建白鹿洞書院 書院乃唐時李勃故址榛廢

已久朱子詢得之乃令星子令復建書院於其地且言於朝得賜勅額及賜御書石經監本九經註疏等書又捐俸買書以益之並置田以贍學者數月告成率郡屬鄉宦過客學徒釋菜於先聖先師每暇輟一至諸生從而質疑問難誨誘不倦乃立五教之目為學 並脩

身處事接物之要俾學者規守之尤致意於明誠敬義

數語又與時宰書乞復洞主廢官使得備員與學徒講

道其間稍假之廩畧如祠官之入不報 書院東萊呂氏記

十二月申請陶威公廟額 廟在都昌縣祀晉侍中大

尉長沙陶威公侃水旱禱禳皆有感應據縣稅戶董翌

等狀請特賜廟額以表忠義 以上俱年譜

朱子嘗云大學中庸語孟諸文字皆是五十歲以前作

了語

七年庚子五十一歲

正月請祠不報

二月張南軒訃至罷宴哭之 時南軒卒於江陵府治
朱子屢為文祭之及為作神道碑

申減屬縣科紐秋苗夏稅木炭月椿經總制錢

四月應詔上封事

以疾請祠不報

時陳

俊卿

守金陵過闕入見上薦朱

子甚力

大脩荒政

時值南康軍屬星子都昌建昌至秋大旱

失收朱子竭力措置為救荒備會詔江東帥守恤民隱

決滯獄以銷旱災且頒勸分賞格因即推廣為奏乞降

特旨減前所申星子縣稅及三年赦文已蠲官租禁州

郡勿得催理若囚繫淹延則特詔大臣一員專督理官

嚴立程限排日結絕乃可因以賞格諭富室得米貳萬

石使椿留以待復奏請截留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錢

米克庫糧備賑濟又申嚴隣路斷港遏糴之禁郡濱大

江舟楫岸者遇大風輒淪溺因募饑民築堤捍舟民免

於饑舟患亦息預戒三縣每邑市鄉村四十里則置一

場以待賑糶合為三十五場其缺食甚者先加賜給比

冬遂以旱傷分數告於朝乞蠲闔本軍稅租苗米四萬

七千餘石奉旨三等以下人戶夏稅畸零並與倚閣放

數既寬民無流徙多所全活

十一月作臥龍菴 菴在廬山之陽五老峯下祀諸葛武侯像於堂而別起亭於臥龍潭上書武侯制表中宏毅忠壯忘身憂國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十六字於亭相皆捐俸為之而囑西源隱者崔嘉彥董其役官民咸無預焉朱子自為記以上俱年譜

八年辛丑五十二歲

正月開場濟糶 初既分場選現任寄居指使添差監押酒稅監廟等大小使臣三十五員各蒞一場以轄糶事而分委縣官巡察之以嚴減尅乞覓之弊至是人戶悉令起赴場就糶鰥寡孤獨之人則用常平米合賑濟

又慮農事將起民間乏錢凡合糶皆濟半月都昌無米自郡運而往千里之內莫不週浹凡三月結局所活饑民老幼三十餘萬丁口其施設次第人爭錄傳以為法時孝宗臨御日久垂意恤民凡所奏請無不報可以故得行其志民無流離之患

二月陸氏九淵來訪 陸請書其兄教授墓誌銘朱子

率僚友諸生與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升講席陸氏以君子小人喻義利章發論大畧謂科舉之士日從事聖賢之書而志之所向專在乎利必於利欲之習怛然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

篤行之斯謂之君子朱子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請書於簡以諭同志

三月差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待次南康任將滿廟堂議遣使蜀上意不欲其遠去遂有是命

南康任滿合奏稟事件原有南康任滿奏事之旨因奏本職四事

閏三月去郡東歸朱子治南康郡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暴細民撓法害政者必繩治不少貸尤以厚人倫美教化爲急務風俗丕變文學行義之士彬彬出焉

四月過九江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劉子澄來謁請爲

諸生說太極圖

是月十九日至家以上俱年譜

答東萊曰道間看中庸覺得舊說有費力處畧加脩定稍覺勝前計他書亦須如此義理無窮知識有限求之言語之間尚乃不能無差况體之身見諸事哉

又一書曰數時絕無學者講學便覺頽惰無提撕警策之益旦夕亦欲作一課程未必有益於人庶幾稍自益耳以上文集

七月除宣教郎直秘閣辭以荒政脩備民無流殍故有是除朱子以前所勸出粟人未推賞不拜

呂東萊訃至為位哭之

八月差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先是王淮為相問侍讀

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淮因問其人即

疏朱子以下六十八人會浙東荐饑上軫宸慮淮遂薦

朱子因拜命即日單車就道復以前納粟人未推賞乞

奏事

十月堂帖報南康出粟人已推恩乃受職名

十一月己亥奏專延和殿奏疏內條陳救荒之策畫

為七事以上

十二月視事於西典朱子初授命即移書他郡招募

海商販米至浙許以不收力勝及雜稅錢到則依價出

糶更不裁減至是海艘已輻輳矣日與僚屬寓公鈞訪

民隱規畫纖悉晝夜不倦至廢寢食分畫既定則親出

按歷始於會稽諸縣次及七郡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

問存恤不遺餘力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一身所需皆

自齋以行秋毫不煩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部內不知

官吏憚其風采夙夜戒飭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

去者若衢州守臣李嶧等不恤荒政皆按劾其罪由是

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革之而尤以戢盜

捕蝗興水利為急大抵措畫類南康時而用心尤苦所

活不可勝計有短朱子者謂其疎於爲政上謂宰相王

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

冬以社倉法奉詔頒行於諸路初條陳荒政入奏時

請推行崇安社倉之法於天下至是得請首頒行之台

發有應時爲之者以上俱年譜

九年壬寅五十三歲

正月條奏據荒寧宜以浙東荒政拯救事宜列爲九

條並乞借撥官會給降度牒及推賞獻助人又請將山

陰等縣下戶夏稅秋苗丁錢並行住催

夏有詔捕蝗復上奏狀畧云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

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其次惟有出內庫之錢以爲收

糴之本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復上宰相書極言民之與

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倘民散國危則措身

無所矣

條奏諸州利病首言紹興和買之弊乞痛減歲額然

後用貫頭均紐仍用高下等第均敷而免下戶出錢使

得相乘除以優之及言台州丁絹錢有抑納倍輸之患

奏乞每丁納半錢半絹其諸郡差役之法請令民均出

義田罷去役首免排設次官差保正副長輸收義田仍

令上戶兼克戶長沿海四川鹽法乞取會福建下四川

產鹽法行之諸郡酒坊亦乞改照處州萬戶酒法救荒之餘凡可以便民者莫不規爲經久之計焉

毀秦檜祠 祠在永嘉學移文毀之

七月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 是月行部將由台

趨溫既入台境民有訴太守新除江西提刑唐仲友不

法者及趨台城則訴者益衆因盡得其促限催稅違法

擾民貪污淫虐蓄養亡命偷盜官錢偽造官會等事具

劾之仍送紹興鞠實宰相王淮以姻舊匿不爲奏仲友

亦自辯且言弟婦王氏驚悸病篤乞送浙西無礙官體

究已而紹興獄具按章至六上宰相不得已取首章語

未甚深者及仲友自辯疏同上曲說開陳故他無鑄刑

止罷江西新任時台州久旱雨遂大注是歲穀重熟

八月除直徽猷閣辭 獎賑濟之勞也朱子以爲徒費

大農數十萬緡之積而無以全活一道饑饉流殍之民

躡等疏榮懼非所以示勸懲况近按唐仲友反爲所訴

雖已罷其新任而跟究指揮尚未結絕方籍藁以俟斧

誅豈敢冒竊恩榮以紊賞刑之典不允

差江西提點刑獄辭

詔與江東提刑梁總兩易其任再辭 朱子初聞江西

之命即日解職東還亟具辭免大畧以所除官乃填唐

仲友闕溪田奪牛之誚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臣愚何敢自安願得歸耕故壟畢志舊聞及詔與江東梁總兩易之則言祖鄉隸江東墳墓田產合該迴避詔特免迴避復辭今來所除仍可按察若復奉公守法則恐如前所爲或至重傷朝廷事體若但觀勢徇私又恐下負風心上辜眷使乞特與祠使得卒其舊業退避怨仇時辭職名不允之命同下則又辭以前按唐仲友既不差官體究恐臣所按有不公不實之罪難以例沾恩賞詔並不許

十一月力辭新任職名仍請祠極言昨來所按賊吏黨與衆多棊布星羅並當要路自其事發以來大者宰制幹旋於上小者馳驚經營於下所以蔽日月之明而損雷霆之威者臣不敢論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至於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觝排向非聖明洞見底蘊則不惟不肖之身反爲魚肉而其變亂黑白註誤聖朝又有不可勝言者爲臣之計惟有乞身就閒或可少紓患害時大府丞陳賈請禁僞學王淮以唐仲友故怨朱子欲沮之因以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時首論曰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皆陰詆朱子故奏及之

年譜

十年癸卯五十四歲

正月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上覽奏知不可強起故有

是命朱子初守南康再使浙東即有以身徇國之意及

是知道之難行退而奉祠杜門不出海內學者尊信益

衆作感春賦以見志

四月武夷精舍成 正月經始至是落成徙居之四方

士友來者衆甚 以上俱年譜

十一年甲辰五十五歲

力辨浙學之非 朱子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驚於外

每語學者以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之言務收歛疑

定以致克己肅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為舍六

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脩身

而喜事功大為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為呂祖儉潘景愈

孫應時輩言之 以上俱年譜

十二年乙巳五十六歲

二月崇道觀秩滿復請祠差主管華州雲臺觀 年譜

十三年丙午五十七歲

三月易學啓蒙成 朱子既推羲文之意作周易本義

又懼學者未明厥旨乃作啓蒙四篇以示初學

八月孝經刊誤成

以上俱年譜

十四年丁未五十八歲

三月小學書成

四月差主管南京鴻慶宮

七月差江西提點刑獄辭

時上諭宰執朱熹久閒可

與監司周必大議除轉運副使或謂金穀非其所長故

有是命

以上俱年譜

十五年戊午五十九歲

五月趣奏事之任復以疾辭不允且趣入對

六月壬申奏事延和殿

會宰臣王淮罷政周必大為

相薦之及入奏上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

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為煩獎諭甚渥因再三辭謝

方出奏劄上曰正所願聞

除兵部郎官以足疾請祠詔依舊職名提刑江西

前數日兵部侍郎林栗與朱子論西銘不合至是迫以供

職朱子以足疾甚在告申部乞候疾愈翌日栗遂疏朱

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餘緒為浮誕宗主謂之

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習為春秋戰國

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

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聞

命之初遷延道途邀索高價門徒迭爲遊說政府所以
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陞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
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緣熹既
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統攝若不劾舉厥罪惟均望將
熹停罷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故事無以待郎劾本部
郎者滿朝皆駭異之於是足疾請祠上曰林栗言似
過當丞相周必大奏曰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
上曰朕亦見其跛曳時上意方向朱子欲易他部丞相
請仍授提刑從

七月在道辭免新任

八月以足疾丐祠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崇福宮朱
子旣行且疏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爲人臣子有此名
罪當誅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太常博士葉適上疏
曰考票劾熹之辭始末叅驗無一實者特發其私而遂
忘其欺耳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脩
者輒以道學歸之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
穢德垢行以避此名第恐自此遊辭無實讒言橫生良
善受禍何所不有伏望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於
旣形摧折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疏入不
報會胡晉臣拜侍御史首劾林栗狼戾自用喜同惡異

無事而指學者爲僞最人之所惡聞遂出栗知泉州詔
朱熹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
可卽速之任朱子固辭足疾不任起發復丐祠遂除是
職

九月復召辭時廟堂知上眷厚憚朱子復入故爲兩
罷之策上悟其故至是復召之朱子辭以爲遷官進職
皆爲許其閑退方竊難進易退之褒復爲彈冠結綬之
計則其爲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譏
十一月趣入對再辭遂上封事六月入奏事迫於疾
作嘗商奏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准具封事以聞

至是趣入對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疏入夜漏下
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
翌日除主管西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辭時上感其
忠鯁故有經帷之命蓋將爲燕翼謀也朱子因密草奏
疏凡十事將上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遂力辭新
命不果上聞

是歲四月象山貽書十一月朱子答書辨無極

能靈謹按朱子文集答陸氏無極之辨在是歲朱

子年垂六十而議論不合如此王陽明等早異晚
同之說誣矣學節通辨於朱陸異同言之已詳今

不復爲之辨也但此係要節年譜反刪去今特著
之云

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二書解義以授學者

十六年巳酉六十歲

正月除秘閣脩撰辭

二月孝宗內禪光宗卽位尊孝宗爲壽皇聖帝退居重

華宮

是月甲子序大學章句

三月戊申序中庸章句二書定著已久猶時竄改至

是以穩愜於心而始序之又著學庸或問中庸輯畧

四月再辭職名

五月從所請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

閏五月更化覃恩轉朝散郎賜緋魚

八月除江東轉運副使辭詔疾速之任任滿前來奏

事朱子以祖鄉田產隸部內辭詔免廻避

十一月改知漳州再辭不允始拜命以光宗初政再

被除命遂不敢辭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六十一歲

四月之漳州任見臨漳風俗薄陋民不知禮至有居

父母喪不服衰絰者朱子首下教令述古今禮律以開

諭之又取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訓子弟其俗尤崇尚釋氏男女至聚僧廬為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為菴舍以居悉禁之俗為大變時詣學校訓誘諸生如南康時其至郡齋請業問難者接之不倦又擇士之有行義知廉耻者使列學職為諸生倡又教習諸軍弓射分作三番每月輪番入教場挽弓及等者有賞不及者留射及等則止終不及者罷之兩月之間皆成精技又熟聞知錄趙師處之為人試之政事尤得其實遂首舉之故迪功郎高登忤秦檜貶死為奏請詔雪以褒其直

奏除屬邑上供無名賦七百萬減本州無額經總制錢四百萬緡

奉行經界法 初朱子為同安簿時已知經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至是即加訪問講求纖悉畢究以至弓量筭造之法盡得其說乃具陳利害疏於朝及宣德意勝之通衢貧民下戶莫不深喜而土居豪右兼併侵漁者以為不便會州人有居要路者幸有是奏亟啓從之久之有旨本州先行經界法後竟有沮之者事遂以寢
十月以地震及足疾不能赴錫宴自劾仍請詞不允

刻五經四書於郡 各著爲說繫於諸經書後以曉學
者云如今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
歲方理會得恁地又曰某覺得今年方無疑又曰某當
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
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

語錄

二年辛亥六十二歲

二月與趙帥汝愚論招州軍募江戍

三月復除秘閣脩撰主官南宮鴻慶宮任便居住 正

月長子壘卒於婺州報至卽以繼體服斬衰丐祠歸
喪葬遂行是除

四月去郡再辭職名 上初政嘗除秘撰時已力辭奉

詔褒許難以復受故再辭焉其治漳也一以崇教化正
風俗爲先務葺年化成而去漳民莫不思之

五月歸次建陽寓同由橋

七月再辭職名不允 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不敢
辭

九月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

十二月仍以漳州經界不行自劾

三年壬子六十三歲

二月復請補祠職從之 詔漳州經界議行已久湖南

使節事不相關可即速之任朱子猶以補祠職爲請遂許之

始築室於建陽之考亭

永康陳同甫來訪 同甫名亮以文雄浙中自負王霸之畧而任俠豪舉朱子嘗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以風切之同甫雖不能改未嘗不心服每遇朱子生辰雖居千里外必遣人問遺歲以爲常至是來訪朱子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頹悟永康事功若不竭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

十二月除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辭

四年癸丑六十四歲

正月再辭

二月仍舊主管南京鴻慶宮

十二月除知潭州湖南安撫辭不允 是冬使者至金

還金人問南朝朱先生安在答以見擢用歸白廟堂遂有是除朱子以辭遠就近不爲無嫌力辭不允

五年甲寅六十五歲

正月再辭 詔長沙巨屏得賢爲重往祇成命毋執謙辭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會洞獠侵擾屬郡恐其滋

熾遂拜命

五月始之鎮 在途所次老稚携扶來觀夾道填擁長
沙士子夙知向學四方雲集誨誘不倦坐席至不能容
士俗懽動

洞僚侵擾郡境遣使諭降之 徃人蒲來矢出省地作
擾或薦軍校田昇可用召問之以爲可招期以某日不
俘以來將斬汝昇卽以數十輩馳往取文書粗若告身
者數通自隨諭以禍福來矢喜聽命遂并其妻子俘以
至官給衣冠引赦不誅

改建嶽麓書院 書院本劉樞密及南軒先生之舊久
而廢墜乃更擇爽塏之地而新之別置員額以待不由
課試而入者其廩給與郡庠等朱子常窮日之力治郡
事夜則與諸生講論問答畧無倦色每訓以切已務實
之學懇惻周至

奉請飛虎軍諱本路節制從之 以本路別無軍馬惟
賴飛虎軍以壯聲勢而乃遙隸襄陽不便故以爲請
六月申乞歸田不允 時孝宗陞遐朱子哀慟不能自
勝又聞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益切憂懼遂申
省乞歸田里

七月寧宗卽位召赴行在奏事辭 黃裳爲嘉王府翊

善自以學不及朱熹乞召為宮僚王府宜講彭龜年亦

為大臣言之宰相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難合反為累耳上在潛邸聞名每恨不得為本宮講官至是趙汝愚首薦焉

考正釋奠禮儀行於郡先是漳州任內嘗列上釋奠禮儀得請施行既去官復格不下至是下之時召還奏事又苦目眚乃力疾躬為鈎校刪剔定為數條頒行巡內州邑僅畢而行

立忠節廟東晉王敦之亂湘州刺史譙閔王司馬承起兵討賊不克而死紹興初金賊犯順通判潭州事孟

彥州趙民督兵迎戰臨陣遇害城陷之日將軍劉玠

兵官趙聿之巷戰罵賊不屈而死五人皆以忠節沒於王事而從前未有廟貌乃於城隍廟內創立祠堂肖像祀之又請於朝賜廟額曰忠節

八月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再辭不允仍趣令疾速供職朱子初辭奏事之命兼旬不報遂東歸道中忽被除命以為超躡不次之除不免冒昧之譏乞仍舊奉祠辭至再且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幸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蓋將求所以深得親權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

所以大振朝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
養用人或謬所繫匪輕朱子在道聞南內朝禮尚缺近
習已有用事者故預為是言

九月晦至自長沙次闕外先是朱子行至上饒聞以

內批逐首相

罷左丞相留
正出知建康

有憂色學者問其故曰大臣

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或謂此蓋廟堂之意曰
何不風其請去而後許之上新立豈可導之使輕逐大
臣耶及至六和塔永嘉諸賢俱集各陳所欲施行之策
紛紜不決朱子曰彼方為凡我方為肉何暇議及此哉
蓋近習用事御筆指揮皆已有端故朱子憂之

十月戊子朔乞且帶舊職奏事次日入國門四日辛卯

奏事行宮便殿

朱子立朝以
辛卯日為始

朱子行至宜春時門人

廬陵劉黻遮見請曰先生是行上虛心以待敢問其道
何先曰今日之事非大改更不足以悅天意服人心必
有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之志而不敢以天子之位為
樂然後庶幾積誠盡孝默通潛格天人和同方可有為
其事大其體重以言乎輔贊之功則非吾之所任以言
乎啓沃之道則非吾之敢當然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人
主無不可進之善以天子之命召藩臣當不俟駕而往
吾知竭吾誠盡吾力耳外此非吾所能預計也

辭新除待制職名不允 奏事後面納劄子辭職名有
旨依已降指揮不允又辭乞改作說書差遣以爲未得
進說而先受厚恩萬一異時未効涓埃而疾病不支遂
竊恃從職名而去則臣死有餘罪上手劄卿經術淵源
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
乃拜命

上孝宗壽皇山陵議狀

時趙

彥逾

按視山陵謂土肉

淺薄掘深五尺下有水石旋改新穴視舊僅高尺餘孫

逢吉

覆按亦乞少寬日月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

之議遂中寢朱子乃上議狀言壽皇聖德神功宜得吉

土以奉衣冠之藏當廣求術士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

史罔上誤國之言固執紹興坐南向北之說委之水泉

砂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不報

辛丑受詔進講大學

故事講筵每遇隻日早晚進講

及至當日或值假故卽行權罷又大寒大暑亦係罷講

日分講畢乃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外不以寒暑

雙隻月日諸色假故並令逐日早晚進講從之朱子每

講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以平日所論著者敷陳開析

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聖德者罄竭無

隱上亦虚心嘉納

差兼實錄院同修撰 再辭不允遂拜命

更化覃恩授朝散郎賜紫金魚袋

乙巳晚講乞令後省看詳封事 時以雷雨之變下詔

求言朱子因奏登極之初獻言者衆乞令後省官看詳

擇其善者條上取旨施行庶聞者知勸直言日聞詔差

沈有開劉光祖看詳限十日奏聞

奏乞三年內賀禮並免 瑞慶節前一日晚關報來日

百官稱賀朱子欲不出不可乃草劄子明日立班投進

有旨却賀表不受末後復謂三年內賀禮並免節序進

名奉慰從之

庚戌講筵留身奏四事 時上有旨脩葺東宮爲屋數

百間欲徙居之而諫臣黃慶將論近習遽以特批逐之

朱子不勝憂慮因講畢乃疏奏四事謂凡此四事皆今

日最急之務切乞留神反覆思慮斷而行之以答天變

以應人心臣老病之餘寒齋獨宿終夜不寐憂慮萬端

而進對之時率多遺忘敢復冒昧輒形紙墨至于孤危

之蹤不敢自保切恐自今已往不復久侍清閑之燕矣

上爲之感動然卒無所施行

閏月戊午朔晚講次日編次講章以進 朱子進講數

次論及盤銘丹書復編次成帙以進上喜且令點句來

他日請問上曰宮中嘗讀之其要在求放心耳朱子頓首謝因復奏疏勉上進德且言願陛下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務畧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矣朱子退謂門人曰上可與爲善願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

辛酉晚進講

請脩嫡孫承重之服 上居壽皇喪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朱子上疏畧曰陛下以世嫡承大統承重之服著在禮律宜遵壽皇已行法當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迨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後墜臣竊痛之至是詔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因朱子言也

上廟祧議 孝宗將祔廟禮官初請祧宣祖而祔孝宗繼復有請併祧僖宣二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者時宰相趙汝愚禮官孫逢吉等各持所見紛紜不一癸亥當集議朱子度難以口舌爭乃辭疾不赴而入議狀條其不可者四復引大儒程頤之說以爲物豈無本而生之

者狀上廟堂不以聞

甲子在告

乙丑直日准告封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丁卯宣引入對 朱子上朝祧議狀未聞於廟堂丙寅

得旨來日內引是日入對賜食上問外事人才舉朱子

請宣引之旨上於榻後取文書一卷曰此卿所奏廟議

也可細陳其說初朱子既被旨恐上必問及乃取所論

畫爲圖本貼說詳盡至是出以陳奏久之上再三稱善

且曰僖祖乃國家始祖高宗孝宗太上皇帝俱不會祧

今日豈可容易可於榻前撰數語俟徑批出施行朱子

方憊內批之弊因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僚集議上然之

既退卽以上意喻廟堂則聞已毀僖宣廟更創別廟以

祀四祖矣時相既以王安石之論爲非異議之徒忌其

軋已藉以求勝事竟不行天下恨之朱子與 汝愚書謂

丞相以宗枝入輔王室無故輕納鄙人之妄議毀撤祖

宗之廟以快其私其不祥亦甚矣欲望神靈降歆永國

祚於無窮其可得乎

戊辰入史院 朱子以實 畧無 脩撰官三員

檢討官四員各欲著撰不 攝 所脩前後往往不相

應嘗與衆議欲以事目分之譬之六部吏部專編差除

禮部專編典禮刑部專編刑法須依次編排各具首末
然後類序為書方有條理又如一事而紀載不同者須
置簿抄出與眾會議然後去取庶幾存得案底在時檢
討官不從

丙子晚講

是日晚會彭

龜年

出護使客因請畱身申

言前疏乞賜施行既退即降御批朕憫卿耆艾方此隆
冬恐難立講除卿宮觀可知悉宰相趙汝愚袖御批見
帝且諫且拜帝不省汝愚因求罷政不許越二日戊寅

侂冑

遣其內侍王

德謙

封內批付朱子朱子即附奏謝

仍申省照會遂行中書舍人陳

傅良

起居即劉

光祖

起

居舍人鄧

暉御史吳

玘吏

文舉

登聞鼓院游

仲鴻

給事中樓

鑰

交章劉之皆不報

講者七內引

奏事者再

壬午詔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尋除知江陵府辭

不允他日工部侍郎黃艾因入對問所以逐朱熹之

驟上曰始除熹

經筵爾今乃事事欲與聞

艾

力辨其故

帝不聽吏部侍郎孫

逢吉

亦因講權輿之詩反復以諷

上曰朱熹

之言多不可用初韓

侂冑

自謂有定策功且

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朱子聞之惕然以為憂
慮辭免職名已微寓其意及進對再三面陳之又約吏

朱子為學考 卷三
部侍郎彭龜年請對白發其奸龜年出護使容侂胄益

得志朱子又數以手書遣生徒密曰丞相汝愚當以厚

賞酌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丞相方謂其易制所荷以為

腹心謀事諸人又持祿苟安無復遠慮朱子獨懷忠憤

因講畢奏疏極言之侂胄大怒陰與其黨謀去之而一

時爭名之流亦潛有基間之意由是侂胄之計遂行及

龜年出護使容回而朱子已去國矣即上章攻侂胄云

止緣陛下近日逐得朱熹大暴故亦欲陛下亟去此小

人既而侂胄聲勢益張羣儉附和並疑及丞相視正士

如深仇衣冠之禍益始此云

十一月還考亭復辭前命仍乞追還新舊職名初還

過玉山邑宰司馬邁請為諸生講說辭不獲乃就縣庠

賓位因學者所請問而發明道要聞者興起邁刻講義

一篇以傳於世及抵家遂力辭新命

十二月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

竹林精舍成朱子既歸學者甚眾至是精舍成率諸

生行釋菜禮於先聖後更名曰滄洲精舍

寧宗慶元元年乙卯六十六歲

正月辭舊職名

三月又辭並不允以議僖祖祧不合自劾並累申省

有旨次對之職除受已久與廟議初不相關依已降指
揮不得再有陳情

吏部取會磨勘至是轉朝奉大夫

五月復辭職名並乞致仕不允 初 侂胄 卽欲併逐趙

相而難其辭及是誣以下軌竄永州中外震駭大權一

歸 侂胄 矣 侂胄 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士大夫嗜利無

耻或素為清議所擯者乃教以除去異已者然後可以

肆志陰疏姓名授之於是羣小附和以攻偽學太府寺

丞呂 祖儉 以論救丞相貶韶州朱子自以蒙累朝知遇

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極

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之冤子弟諸生更進迭

諫以為必自賣禍不聽蔡 元定 入諫亦不聽門人朝奉

郎劉 炳 請以著夾之遇遞之同人朱子默然退取奏藁

焚之更號遜翁遂以疾乞休致云

十二月以屢辭職名詔依舊克秘閣脩撰宮祠如故

先是辭職名不允又以嘗妄議山陵不報自劾待罪乞

鑄職名詔無罪可待又言已罷講官不敢復帶侍從職

御詔從之

是歲楚辭集註成 時朝廷治黨人方急丞相趙諱死

於永朱子憂時之意屢形於色因註楚辭以見志其書

又有辯證及後語

二年丙辰六十七歲

二月申省乞改正恩數

大意言昨來疏封錫服封贈

蔭補磨勘轉官皆為已受從官恩賜請乞改正不許

十二月褫職罷祠

先是臺臣擊偽學既榜朝堂未幾

張貴模指論太極圖說之非省闈聞之是科取士稍涉

義理者悉見黜落士子咸避時忌文氣日卑門人楊道

夫聞鄉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跡以投合言者亟以

書告朱子報曰死生禍福久已置之度外不煩過慮時

臺諫皆韓侂所引無不迎合其意以攻偽學為言然

憚清議未敢先發者胡紘未達時嘗謁朱子於建安朱

子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易也紘不悅語人曰此

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為乏也及是為監察御史乃

銳然以擊朱子自任專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疏乃

成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繼祖者為小官時嘗采撫

朱子論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為御史紘

以疏章授之繼祖謂可立致富貴遂誣論十罪言朱子

剽竊程頤張載之餘論以喫菜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

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

與殮粗食淡衣褻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鸞湖之寺或呈

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跡如鬼如魔乞禡熹職罷

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乞送別州編管詔落朱子職

罷祠竄蔡元定於道州已而選人余熹上書乞斬熹以

學宰相謝深甫抵其書於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

元定不過自相講學耳果何罪乎事乃止

是歲始脩禮書名曰儀禮經傳通解其書大要以儀

禮為本分章附疏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他

篇及他書可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其外如弟

子職保傅傳之屬又自別為編以附其類其目有家禮

鄉禮學禮邦國禮王朝禮喪禮祭禮大傳外傳其大體

已具者蓋十七八先是草奏欲乞脩三禮會去國不及

上

三年丁巳六十八歲

正月別蔡元定於寒泉精舍時郡縣遠捕元定其蓋

元定色不為動既行朱子與嘗所游百餘人會別淨安

寺坐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坐客感嘆有泣下者朱子

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

志可謂兩得之矣明日獨與元定會宿寒泉相與訂正

參同契終夕不寐次年元定卒於春陵朱子為哀慟

韓文考異成是歲元旦朱子書於藏書閣下東楹曰

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
千六百七十六年此其憂傷微意可見矣

四年戊午六十九歲

作書傳 文集內止載二典禹謨金縢召誥洛誥武成
諸說數篇及親藁百餘段具在其他大義口授蔡沈俾
足成之

十二月引年乞休 朱子以明年年及七十尚帶階官
義當納祿具申建寧府乞保明申奏致仕朱子致仕家
貧故諸生自遠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
人以給用非其道則一介弗取也時收偽學日急士之

繩趨尺步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
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附異儒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
至變易衣冠狎游肆市以別其非黨而朱子曰與諸生
講學不休或勸以謝絕生徒儉德避難者朱子曰禍福
之來命也或又微諷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却無
微服過宋之意曰某不曾上書自辯又不曾作詩謗訕
只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
詔落秘閣脩撰依前官差遣

答李季章書曰親舊凋零如蔡季通呂子約皆死貶所
令人痛心益無生意所以惜此餘日正爲所編禮傳已

畧見端緒而未能就若更得年餘間未死且與了却亦可瞑目矣又云舊來諸經說間因講說時有更定

能靈

謹按據此則朱子於諸經說此時猶有更定

陽明以集註為朱子早年之作非其實矣

五年己未七十歲

四月有旨令守朝奉大夫封婺源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仍兼秘閣脩撰致仕

始用野服見客 坐客榜畧云滎陽呂公嘗言京洛致

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為禮而嘆外郡或不能

然其指深矣又謂上衣下裳大帶方屨比之涼衫自不

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服帶足以為禮解帶足以燕居而

已且使窮鄉下邑得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

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

六年庚申七十一歲

正月為陳氏作聚星亭贊 考亭陳氏故有離榭名曰

聚星亭至是作新之朱子為本原荀陳事迹畫著屏上

而為之贊

三月丙辰朔己未夜說太極圖庚申夜說西銘 太極

圖西銘二書蓋朱子奉以終身者至是尤諄諄為學者

詳言之其示人以原始反終存順沒寧之意深切著明

矣改太學誠意章 先是戊午歲朱子嘗與廖德明帖

云大學又修得一番簡易平實次第可以絕筆矣至是

日將此章再為定酌午刻疾甚莫能與前言若為之識

甲子朱子卒於考亭滄洲精舍 三月初九日午初刻

也享年七十有一送終諸禮皆遵遺訓焉朱子終時自是月丁巳至

甲子蔡沈撰夢奠記甚悉備載於後朱子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

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六日云

門人蔡仲默沈撰夢奠記云慶元庚申三月初二日丁

巳先生簡附葉味道來約沈下考亭當晚即與味道至

先生侍下是夜先生看沈書集傳說數十條及時事甚

悉精舍諸生皆在四更方退只沈宿樓下書院

初三日戊午先生在樓下改書傳兩章又貼脩稽古錄

一段是夜說書數十條

初四日巳未先生在樓下商量起小亭於門前洲上先

生自至溪岸相視陳履道載酒飲於新築亭基時溪東

山間有獸聲甚異里人在坐者云前後如此鄉里輒有

喪禍然聲未嘗有此雄也是夜說書至太極圖

初五日庚申先生在樓下臚腑微利邑宰張揆來見有

餽先生却之謂知縣若寬一分百姓得一分之惠揆藉

時相之勢凶焰可畏百姓苦之是夜說西銘又言為學

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累日久心與理一
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
矣

初六日辛酉改大學誠意一章令詹淳謄寫又改數字

又脩楚辭一段午後大瀉隨入宅室自是不復能出樓
下書院矣

初七日壬戌先生臟腑甚脫文之塾自五夫歸

初八日癸亥精舍諸生來問疾先生起坐曰誤諸生遠
來然道理只是恁地但大家倡率做些堅苦工夫須牢
固着脚力方有進步處時在坐者林子式夔孫陳器之

植葉味道質孫徐居父子方伯起劉擇之成道趙

唯夫元裕及沈先生顧沈曰某與先丈疾

勢一般決不能起沈答曰先人疾兩月餘先生方苦臟

腑然老人氣體易虛不可不急治之蓋先人疾實與先
人相似上極熱揮扇不輟下極冷洩瀉不止先人亦初

因痞結服神功丸致動臟腑春陵病草時嘗作先生書

及此故也諸生退先生作范伯崇念德書託寫禮書且

為冢孫擇配又作黃直卿幹書令收禮書底本補葺成

之又作敬之在書令早歸收拾文字且嘆

父子乃不及相見也夜分令沈檢巢氏疾源劉擇之云

待制脈絕已三日矣只是精神定把得如此分曉

初九日甲子五更令沈至臥內先生坐床上沈侍立先

生以手挽沈衣令坐若有所欲言而不言者久之醫士

諸葛德裕來令無語用治命移寢中堂平明精舍諸生

復來問疾味道云先生萬一不諱禮數用書儀何如先

生搔首益之云用儀禮何如先生復搔首沈曰儀禮書

儀參用何如先生首肯之然不能言意欲筆寫示左右

以手版托紙進先生執筆如平時然力不能運少頃置

筆就枕手誤觸巾目沈正之諸生退沈坐首邊益之坐

足邊先生上下其視瞳猶惘然徐徐開合氣息漸微而

逝午初刻也是日大風破屋左右梧桐等六木皆拔未

幾洪水山皆崩陷其所謂山頽木壞者與嗚呼痛哉

十一月壬申葬於建陽縣石塘里大林谷今名嘉禾里將

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僞徒聚於信上欲送僞師之

喪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論時政得失令守

臣約束然會葬者幾千人禁錮之嚴有所不避焉



皆以東然會發者幾千人禁酷之獄亦復不報

與會眾之間非受刑者人欲其得免備報以與不在

幾亦五言賦賦在青園文論孫梁賦計士於此而明文

十一其生中華外我則裸而與里大科谷木里今各處錄

幾地水山皆成阻其地諸山賦木案皆與新舊諸地

幾千傳彼出表日大風動氣宜古辭辭者大木皆幾大

